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四書朱子語類卷五

論語孟子

語孟綱領

◎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大雅○以下六經四子

○或云論語不如中庸。曰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論語是每日零碎問。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說千言萬語。皆是一理。須是透得。則推之其它道理皆通。又曰。聖賢所說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之。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下得字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一般。須是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而今須是窮究得一物事透徹。方知如入箇門。方知門裏房舍間架。若不親入其門户。在外遥望。說我皆知得。則門裏事。如何知得。僴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来說去。合来々[illegible]箇大物事。節

以孟教人云

○孔門教人甚寬。今日理會些子。明日又理會些子。久則自貫通。如耕荒田。今日耕些子。明日又耕些子。久則自周匝。雖有不到處。亦不出這理。節

○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端蒙

○孔子教人。只從中間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謂下學上達也。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識心性著落。却下功夫做去。端蒙

◎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節錄作只就事實上說孟子說心。後来遂有求心之病。方子

◎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是一箇正

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求箇是底道理。夔孫
○孟子言存心養性。便說得虛。至孔子教人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語。則就實行處做功夫。如此則存心養性自在。端蒙
◎孔子之言。多且是泛說做工夫。如居處恭。執事敬。言忠信。行篤敬之類。未說此是要理會甚麼物。待學者自做得工夫透徹。却就其中見得體段是如此。至孟子則恐人不理會得。又趲進一著說。如惻隱之心。與學問之道求放心之類。說得漸漸親切。今人將孔孟之言。都只恁地草率看過了。雉
○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至孟子只管拈人心字。說來說去。曰推是心。曰求放心。曰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是孔門學者。自知理會箇心。故不待聖人苦口。到孟子時。世變既遠。人才漸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這處理會否。曰孔

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弟子問仁處非一[illegible]四句仁即心也。但當此不說箇心字耳。此處當自思之。亦不是大疑處。枅

○蜚卿問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端。曰孔子體面大不用恁地說道理自在裏面孟子多是就發見處盡說與人終不似夫子立得根本住所以程子謂其才高學之無可依據要之夫子所說包得孟子孟子所言却出不得聖人疆域且如夫子都不說出但教人恁地去做則仁便在其中。如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果能此則心便在到孟子則不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令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都教人就事上推究道夫問如孟子所謂求放心集義所生莫是立根本處否曰他有恁地處終是說得來寬曰他莫

是以其所以做工夫者告人否。曰。固是。也是他所見如此。自後世觀之。孔顏便是漢文帝之躬修玄默。而其効至於幾致刑措。孟子便如唐太宗。天下之事。無所不為。極力去做。而其效亦幾致刑措。道夫

●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因論南軒奏議有過當處。○方子

●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雉

○沉浸專一於論孟。必待其自得。

○讀論語。如無孟子。讀前一段。如無後一段。不然。方讀此。又思彼。攝彼於此。這般人。不惟無得於書。胸中如此。做事全做不得。

○大凡看經書。看論語如無孟子。看上章如無下章。看學而時習之未得。不須看有朋自遠方来。且專精此一句。得之而後已。又如方理會此一句未得。不須雜以別說相似者。次第亂了、和此一句亦曉不得。根

○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若如此說孟子時。不成說孟子。只是說王子也。又若更不逐事細看。但以一箇字包括。此又不可。此名包子。又不是孟子也。力行

○孔門問荅。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儒用○

讀論語

○問論語近讀得如何昨日所讀底今日再讀見得如何幹曰尚看未熟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効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幹

○論語難讀日只可看一二段不可只道理會文義得了便了須是子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賀孫

○論讀書之法擇之云嘗作課程看論語日不得過一段曰明者可讀兩段或三段如此亦所以治躁心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先讀繫辭德明

○論語一日只看一段大故明白底則看兩段須是專一自早至夜雖不讀亦當涵泳常在胸次如有一件事未了相似到晚却把來商量但一日積一段日日如此年歲間自是裏面通貫道

理分明。榦

○問看論語了未。廣云已看一遍了。曰。太快。若如此看。只是理會文義。不見得他深長底意味。所謂深長意味。又他別無說話。只是涵泳久之自見得。廣

○王子充問學。曰。聖人教人。只是箇論語。漢魏諸儒。只是訓詁論語。須是玩味。今人讀書傷快。須是熟方得。曰。論語莫也須揀箇緊要底看否。曰。不可。須從頭看。無精無粗。無淺無深。且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曰。讀書未見得切。須見之行事方切。曰。不然。且如論語第一。便教人學。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三省。也可謂甚切。榦

○莫云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泛說底。且要著力緊要底。便是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理

浙江圖書館

會教透徹。蓋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若謂只言忠信。行篤敬。便可。則自漢唐以來。豈是無此等人。因甚道統之傳。却不曾得。亦可見矣。蕾

○人之為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無所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不違於三月之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盡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不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盡亦每事省察。何者為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為徒言也。壯祖

●德元問孟子。曰。孟子說得段段痛切。如檢死人相似。必有箇致命痕。孟子段段有箇致命處。看得這般處出。方有精神。須看其說與我如何。與今人如何。須得其切處。今一切看得都困了。○楊

讀孟子

○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孟子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又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又以手作推之狀曰。推須是用力如此。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世間只有箇闔闢內外。人須自體察取祖道。○人傑錄云。心在外者要收向裏。心在內者却推出去。孟子云學問求放心。四端擴而充之。一部孟子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賜錄云。因說仁義曰。只有孟子說得好。如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是從外面收入裏來。如曰人之有是四端。知皆擴而充之。又要從裏面發出去凡此出入往來。皆由箇心。又曰。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

浙江圖書館

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都是恁地

○論語集注。如秤上稱来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工看。如看得透存養熟。可謂甚生氣質。集注友仁。

◎讀書别無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獃人相似。捱来捱去。自家都未要先立意見。且虛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曉得。其那集注都詳備。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閑。那箇無緊要閑底字越要看。自家意裏說是閑字。那箇正是緊要字。上蔡云。人不可無根。便是難。所謂根者。只管看。便是根。不是外面别討箇根来。僩

△或問集注有兩存者。何者為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為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復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拱壽

○問語解胡氏為誰。曰。胡明仲也。向見張欽夫殊不取其說。其以

為不然。他雖有未至處。若是說得是者。豈可廢。廣

△集注中曾氏。是文清公。黃氏。是黃祖舜。晁氏。是晁以道。李氏。是李光祖。廣

○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易傳不看本文。亦是自成一書。杜預左傳解。不看經文。亦自成一書。鄭箋不識經大旨。故多隨句解。

○或述孟子集註意義以問。曰。大槩如此。只是要熟。須是日日認過。述大學以問。曰。也只如此。只是要日日認過。讀新底了。反轉看舊底教十分熟。後自別有意思。又曰。如雞伏卵。只管日日伏。自會成。賀孫

○諸朋友若先看集義。恐未易分別得。又費工夫。不如看集注。又恐太易了。這事難說。不柰何。且須看集注教熟了。可更看集義

浙江圖書館

集義多有好處。某却不編出者。這處却好商量。却好子細看所以去取之意如何。須是看得集義。方始無疑。某舊日只恐集義中有未曉得義理。費盡心力。看來看去。近日方始都無疑了。賀孫

○因說吾與回言一章。曰。便是許多緊要底言語。都不曾說得出。且說精義是許多言語。而集注能有幾何言語。一字是一字。其間有一字當百十字底。公都把做等閑看了。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為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注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注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注脚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親切。若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聖人言語。只熟讀玩味。道理自不難見。若果曾著心而看他道理不出。則聖賢為欺我矣。如老蘇輩。只讀孟韓二子。便翻繹得許多文章出來。

且如攻城。四面牢壯。若攻得一面破時。這城子已是自家底了。不待更攻得那三面。方入得去。初學固是要看大學論孟。若讀得大學一書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謂然嘆者久之。曰。自有這箇道理。說與人不信。

○問要看精義。不知如何看。曰。只是逐段子細玩味。公記得書否。若記不得。亦玩味不得。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又曰。某近看學者。須是專一。譬如服藥。須是專服一藥。方見有效。榦

◎讀書且須熟讀玩味。不必立說。且理會古人說教通透。如語孟集義中。所載諸先生語。須是熟讀。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理會得。今有一般學者。見人恁麽說。不窮究它說是如何。也去立一說來攙說。何益於事。只贏得一箇理會不得爾。廣

○讀書須痛下工夫。須要細看。心粗性急。終不濟事。如看論語精義。且只將諸說相比並看。自然比得正道理出來。如識高者。初見一條。便能判其是非。如未能。且細看。如看按款相似。雖未能便斷得它按。然已是經心。盡知其情矣。只管如此。將来粗急之心。亦磨礲得細密了。橫渠云。文欲密察。心欲洪放。若不痛做工夫。終是難入。德明

○讀論語。須將精義看。先看一段。次看第二段。將兩段比較。孰得孰失。孰是孰非。又將第三段比較如前。又総一章之說而盡比較之。其間須有一說合聖人之意。或有兩說有三說有四五說皆是。又就其中比較疏密。如此便是格物。及看得此一章透徹。則知便至。或自未有見識。只得就這裏挨。一章之中。程子之說多是。門人之說多非。然初看時。不可先萌此心。門人所說。亦多

浙江圖書館

有好處。蜚卿曰。只將程子之說為主。如何。曰。不可只得以理為主。然後看它底。看得一章。直是透徹了。然後看第二章。亦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數篇之後。迎刃而解矣。某嘗苦口與學者說得口破。少有依其去著力做工夫者。且如格物致知之章。程子與門人之說。某初讀之。皆不敢疑。後來編出細看。見得程子諸說雖不同。意未嘗不貫。其門人之說。與先生蓋有大不同者矣。驤

○讀書考義理。似是而非者難辨。且如精義中。惟程先生說得確當。至其門人。非惟不盡得夫子之意。雖程子之意亦多失之。今讀語孟。不可便道精義都不是。都廢了。須借它做階梯去尋求。將來自見道理。知得它是非。方是自已所得處。如張無垢文字淺近。却易見也。問如何辨得似是而非。曰。遺書所謂義理栽培

者是也。如此用工。久之自能辨得。德明

○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長須當子細看。要見得它意味方好。淳

○明道說道理。一看便好。愈看而愈好。伊川猶不無難明處。然愈看亦愈好。上蔡過高。多說人行不得底說話。楊氏援引十件。也要做十件引上來。范氏一箇寬大氣象。然說得走作。便不可曉。端蒙

●上蔡論語解。言語極多。看得透時。它只有一兩字是緊要。賜

○先生問曾文清有論語解。曾見否。曰嘗見之。其言語簡。曰其中極有好處。亦有先儒道不到處。某不及識之。想是一精確人。故解書言多簡。某曰。聞之文清每日早。必正衣冠讀論語一篇。曰此所謂學而時習之。與今日學者讀論語不同。可學

○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為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自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問易其氣是如何曰只是放教寬慢今人多要硬把捉教住如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意又曰固是要思索思索那曾恁地又舉闕其疑一句歎美之賀孫

○集注讀論孟法

○論語之書無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書莫非體驗擴充之端蓋孔子大槩使人優游饜飫涵泳諷味孟子大槩是要人深求力討反己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如論語所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存養底意思。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孺子入井之心。四端之發。若火始然。泉始達之類。皆是要體認得這心性下落。擴而充之。於此等類語玩味。便自可見。端蒙

○楚昭王招孔子。孔子過陳蔡被圍。昭王之招無此事。鄒魯間陋儒。尊孔子之意如此。設使是昭王招。陳蔡乃其下風耳。豈敢圍。張無垢辨謂者非。集注序說

四書朱子語類卷五

浙江圖書館

儒。專說于之意如此說。便是說手於陳蔡乃其下風耳。豈敢圖

◎楚昭王欲用孔子。孔子過陳蔡被圍。楚王之招無此事。皆嘗聞陋

使自可見。語類

人類。皆是要體認得這心性下落。擴而充之。於此等類語玩味。

言性善。存心養性。須於人并人心。四端之發。若火始然。泉始達

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存養底意思。孟子

浙江圖書館

四書朱子語類卷六

論語一

學而篇

○學而篇。皆是先言自修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則孝出則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己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今人都不去自修。只是專靠師友說話。璘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僩

學而時習之章

○書也只是熟讀。常記在心頭便得。雖孔子教人。也只是學而時習之。若不去時習。則人都不奈你何。只是孔門弟子編集。把這

箇作第一件。若能時習。將次自曉得。十分難曉底。也解曉得。義剛

○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義剛

◎讀書。講論。修飾。皆要時習。銖

○學而時習之。雖是講學力行平說。然看他文意。講學意思終較多。觀則以學文。雖曰未學。則可見。伯羽

○問時習。是溫尋其義理。抑習其所行。曰。此句所包廣。只是學做此一件事。便須習此一件事。且如學克己復禮。便須朝朝暮暮習這克己復禮。學。効也。是効其人。未能孔子。便効孔子。未能周公。便効周公。巫醫亦然。淳

○國秀問格物致知是學。誠意正心是習。學是知。習是行。否。曰。伊川云。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這未說到行。知自有知底學。

自有知底習。行自有行底學。自有行底習。如小兒寫字。知得字合恁地寫。這是學。便須將心思量安排。這是習。待將筆去寫成幾箇字。這是行底學。今日寫一紙。明日寫一紙。又明日寫一紙。這是行底習。人於知上不習。便要去行。如何得。人於知上不習。非獨是知得不分曉。終不能有諸已。賀孫

○問程云。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看來只就義理處說。然添入上蔡坐如尸一段。此又就躬行處說。然後盡時習之意。曰。某偹兩說。某意可見。兩段者各只說得一邊。尋繹義理與居處皆當習可也。後又問習鳥數飛也。如何是數飛之義。曰。此是說文習字從羽。月令鷹乃學習。只是飛来飛去也。寓

○問學而時習之。伊川說習字。就思上說。范氏游氏說都就行上說。集注多用思意。而附謝氏坐如尸立如齋一段為習于行。據

賀孫看。不思而行。則未必中道。思得慣熟了却行。無不當者。曰。伊川意。是說習於思。天下事若不先思。如何會行得。說習於行者。亦不是外於思。思與行亦不可分說。賀孫

○問集注謂中心喜悅其進自不能已。曰。所以欲諸公將文字熟讀。方始經心。方始謂之習。習是常常去習。今人所以或作或輟者。只緣是不曾到說處。若到說處。自任不得。看來夫子只用說學而時習一句。下面事自節節可見。明作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衆乎。曰。樂其信從者衆也。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多少可悶。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衆如是。安得不樂。又云。緊要在學而時習之。到說處。自不能已。

浙江圖書館

今人學而不能久。只是不到可說處。到學而不能自已。則久久自有此理。祖道

○吳仁父問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曰。惟樂後方能進這一步。不樂則何以為君子。時舉云。說在已。樂有與衆共之之意。曰。要知只要所學者在我故說。人只爭這一句。若果能說。則樂與不愠。自可以次而進矣。時舉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自家為學之初。便是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真能不要人知爾。若煅鍊未能得十分如此成熟。心裏固有時被它動。及到這裏。方真箇能人不我知而不愠也。僩

●問人不知而不愠。曰。今有一善。便欲人知。不知則便有不樂之意。不特此也。人有善。而人或不知之。初不干己事。而亦為之不

乎。况其不知己乎。此則不知不慍。所以為難。時舉

◎問學者稍知為己。則人之知不知。自不相干。而集注何以言不知不慍者逆而難。曰。人之待己。平平恁地過。亦不覺。若被人做箇全不足比數底人看待。心下便不甘。便是慍。慍非忿怒之謂。賀孫

○或問謂朋來講習之樂為樂。曰。不似伊川說得大。蓋此箇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曉不得。也自悶人。若有朋自遠方來。則信向者衆。故可樂。若以講習為樂。則此方有資於彼而後樂。則其為樂也小矣。這箇地位大。故是高了。人不知而不慍。說得容易。只到那地位。自是難。不慍。不是大故怒。但心裏畧有些不平底意思。便是慍了。此非得之深養之厚者。不能如此。○夔孫義剛。錄同見訓揚

△黄問學而首章是始中終之序否。曰。此章須看如何是學而時習之。便不亦說乎。如何是有朋自遠方来。便不亦樂乎。如何是人不知而不慍。便不亦君子乎。裏面有許多意思曲折。如何只要將三字來包了。若然。則只消此三字。更不用許多話。向日君舉在三山。請某人學中講說此。謂第一節是心與理一。第二節是己與人一。第三節是人與天一。以為奇論。可謂作怪。淳

○再見。因呈所撰論語精義備說。觀二章畢。即曰。大抵看聖賢語言。不須作課程。但平心定氣。熟看將來。自有得處。今看老兄此書。只是撰成文字。元不求自得。且如學而時習一章。諸家說各有長處。亦有短處。如云鷹乃學習之謂。與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矣。此程說最是的當處。如云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此程說正得夫子意。如云學在己。知不知在人。尹子之言當

矣。如游說宜其令聞廣譽施其身。而人乃不知焉。是有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最是語病。果如此說。則是君子為人所不知。退而安之於命。付之無可柰何。却如何見得真不慍處出來。且聖人之意。儘有高遠處。轉窮究。轉有深義。今作就此書。則遂不復看精義矣。自此隔下了。見識止如此。上面一截道理。更不復見矣。大抵看聖賢語言。須徐徐俟之。待其可疑而後疑之。如庖丁解牛。他只尋罅隙處。游刃以往。而衆理自解。芒刃亦不鈍。今一看文字。便就上百端生事。謂之起疑。且解牛而用斧鑿。鑿開成痕。所以刃屢鈍。如此。如何見得聖賢本意。且前輩講求非不熟。初學須是自處于無能。遵稟他前輩說話。漸見實處。今一看未見意趣。便爭手奪脚。近前爭說一分。以甚觀之。今之作文者。但口不敢說耳。其意直是謂聖賢說有未至。他要說出聖賢一

頭地，曾不知於自己本無所益。鄉令老兄虛心平氣，看聖人語言，不意今如此支離。大抵中年以後為學，且須愛惜精神。如某在官所，亦不敢屑屑留情細務者，正恐耗了精神，忽有大事來，則無以待之。大雅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章

○陸伯振云，象山以有子之說為未然，仁乃孝弟之本也。有子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起頭說得重，卻得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卻說得輕了。先生曰，上兩句汎說，下兩句卻說行仁當自孝弟始，所以程子云，謂孝弟為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所謂親親而仁民也。聖賢言仁不同，此是說為仁，若巧言令色鮮矣仁，卻是近裏說。因言有子說數段話，都說得反覆曲折，惟盍徹一段，說得直截耳。想是一箇重厚和易底人，當時弟

子皆服之。所以夫子沒後。欲以所事夫子者事之也。人傑

○或說世間孝弟底人。發於他事。無不和順。曰。固是。人若不孝弟。便是這道理中間斷了。下面更生不去。承接不來。所以說孝弟仁之本。李敬子曰。世間又有一種孝慈人。却無剛斷。曰。人有幾多般。此屬氣稟。如唐明皇為人。於父子夫婦君臣分上煞無狀。却終始愛兄弟不衰。只緣寧王讓他位。所以如此。這一節感動終始友愛不衰。或謂明皇因寧王而後能如此。這也是他裏面有這道理。方始感發得出來。若其中元無此理。如何會更感發得。僴

○問干犯在上之人。如疾行先長者之類。曰。然。干犯便是那小底亂。到得作亂。則為爭鬬悖逆之事矣。問人子之諫父母。或貽父母之怒。此不為干犯否。曰。此是孝裏面事。安得為犯。然諫又自

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亦非凌犯也。又問諫爭於君。如事君有犯無隱。如勿欺也而犯之。此犯字如何。曰。此犯字又說得輕。如君有不是。須直與他說。此之謂犯。然人臣之諫君。亦有箇宛轉底道理。若暴揚其惡。言語不遜。叫與狂悖。此便是干犯矣。故曰。人臣之事君當熟諫。僩

○問本立道生。曰。此甚分明。曰。如人能孝能弟。漸漸和於一家。以至親戚。以至故舊。漸漸通透。賀孫

○陳敬之說孝弟為仁之本一章。三四日不分明。先生只令子細看。全未與說。數日後。方作一圖示之。中寫仁字。外一重寫孝弟字。又外一重寫仁民愛物字。謂行此仁道。先自孝弟始。親親長長而後次第推去。非若兼愛之無分別也。過

○直卿說孝弟為仁之本云。孔門以求仁為先。學者須是先理會

浙江圖書館

得一箇心字上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是說人心道心集註所謂心之德愛之理須理會得是箇甚底物學問方始有安頓處

先生曰仁義禮智自天之生人便有此四件如火爐便有四角天便有四時地便有四方日便有晝夜昏旦天下道理千枝萬葉千條萬緒都是這四者做出來四者之用便自各有許多般樣且如仁主於愛便有愛親愛故舊愛朋友底許多般道理義主於敬如貴貴則自敬君而下以至與上大夫下大夫言許多般如尊賢便有師之者友之者許多般禮智亦然但是愛親愛兄是行仁之本仁便是本了上面更無本如水之流必過第一池然後過第二池第三池未有不先過第一池而能及第二第三者仁便是水之原而孝弟便是第一池不惟仁如此而為義禮智亦必以此為本也夔孫

◎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則三坎也。銖

○問孝弟爲仁之本。曰。論仁則仁是孝弟之本。行仁則當自孝弟始。又云。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以此觀之。豈特孝弟爲仁之本。四端皆本於孝弟而後見也。然四端又在學者子細省察。祖道

○仁是愛之理。愛是仁之用。未發時。只喚做仁。仁却無形影。既發後。方喚做愛。愛却有形影。未發而言仁。可以包義禮智。既發而言惻隱。可以包恭敬辭遜是非。四端者。端如萌芽相似。惻隱方是從仁裏面發出來底端。程子曰。因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外面發出來底。便知是性在裏面。植

○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惻隱是用。端蒙

○或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曰。愛之理。便是心之德。公且就氣上看。如春夏秋冬。須看他四時界限。又却看春如何包得三時。四時之氣。溫涼寒熱。涼與寒既不能生物。夏氣又熱。亦非生物之時。惟春氣溫厚。乃見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生氣之長。秋是生氣之斂。冬是生氣之藏。若春無生物之意。後面三時都無了。此仁所以包得義禮智也。明道所以言義禮智皆仁也。今且粗譬喻。福州知州。便是福建路安撫使。更無一箇小底做知州。大底做安撫也。今學者須是先自講明得一箇仁。若理會得後。在心術上看。也是此理。在事物上看。也是此理。若不先見得此仁。則心術上言仁。與事物上言仁。判然不同了。又言學者克己復禮

上做工夫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須常要有那温厚底意思方好時舉

○問渾然無私便是愛之理行仁而有得於己便是心之德否曰如此解釋文義亦可但恐本領上未透徹爾少頃問濂溪中正仁義之說先生遽曰義理才覺有疑便劄定脚步且與究竟到底謂如說仁便要見得仁是甚物如義如智如禮亦然識得道理一一分曉了然如在目中則自然浹洽融會形之言語自別若只彷像測度才說不通便走作向別處去是終不能貫通矣且如仁字有多少好商量處且子細玩索莫退而講曰一性禀於天而萬善皆具仁義禮智所以分統萬善而合為一性者也方寂然不動此理完然是為性之本體及因事感發而見於中節之時則一事所形一理隨著一理之當一善之所由得仁固

性也。而見於事親從兄之際。莫非仁之發也。有子謂孝弟行仁之本。說者於是以愛言仁。而愛不足以盡之。以心論仁。而心實宰之。必曰。仁者愛之理。然後仁之體明。曰。仁者心之德。然後仁之用顯。學者識是愛之理。而後可以全此心之德。如何。曰。大意固如此。然說得未明。只看文字意脉不接續處。便是見得未親切。曰。莫是不合分體用言之否。曰。然。只是一箇心。便自具了仁之體用。喜怒哀樂未發處。是體。發於惻隱處。便却是情。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須是近裏著身推究。未干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爾。只以此意推之。不須外邊添入道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為仁。却轉無交涉矣。孔門

之教。說許多仁。却未曾正定說出。蓋此理直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不盡。且只於自家身分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程先生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數者。又却分看。義禮智信。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見得盡。須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且款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謂横看成嶺。直看成峰。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又見一峯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此是學者緊切用功處。宜加意焉。此一條中間初未看得分明後復以書請問故發明緊切如此兼載書中之語○謨

○仁是理之在心者。孝弟是此心之發見者。孝弟即仁之屬。但方其未發。則此心所存。只是有愛之理而已。未有所謂孝弟各件。故程子曰。何曾有孝弟來。必大

◎或疑上蔡孝弟非仁也一句。先生曰。孝弟滿體是仁。內自一念之微。以至萬物各得其所。皆仁也。孝弟是其和合做底事。若說孝弟非仁。不知何從得來。上蔡之意。蓋謂別有一物是仁。如此。則是性外有物也。或曰。知此心則知仁矣。此語好。曰。聖門只說為仁。不說知仁。或錄云上蔡說仁只從知覺上說不就為仁處說聖人分明說克己復禮為仁不曾說知覺底意上蔡一變云云○蓋卿錄云孔門只說為仁上蔡却說知仁只要見得此心便以為仁上蔡一轉云云上蔡一變而為張子韶。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張子韶出來。盡衝突了。蓋卿錄云子韶一轉而為陸子靜近年陸子靜。又衝突出張子韶之上。蓋卿錄云子韶所不敢衝突者子靜盡衝突○方子

○問孝弟是行仁之本。則上面生字。恐著不得否。曰。亦是。仁民愛物。都從親親上生去。孝弟也是仁。仁民愛物也是仁。只孝弟是初頭事。從這裏做起。問為仁只是推行仁愛以及物。不是去做

那仁否。曰。只是推行仁愛以及物。不是就這上求仁。如謝氏說就良心生來。便是求仁。程子說。初看未曉。似悶人。看熟了。真攧撲不破。淳

巧言令色鮮矣仁章

○巧言令色鮮矣仁。只爭一箇為己為人。且如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何害於事。若做這模樣。務以悅人。則不可。

○問巧言令色鮮矣仁。記言辭欲巧。詩言令儀令色者何也。曰。看文字不當如此。記言辭欲巧。非是要人機巧。蓋欲其辭之委曲耳。如語言夫子為衛君乎。答曰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之類是也。詩人所謂令色者。仲山甫之正道自然如此。非是做作恁地。何不看取上文。仲山甫之德。令儀令色。此德之形於外者如此。與鮮矣仁者不干事。去偽

浙江圖書館

○巧言令色鮮矣仁。聖人說得直截。專言鮮則絕無可知。但辭不廹切。有含容之意。若云鮮矣仁者。猶有些在。則失聖人之意矣。人傑

○人有此心。以其有是德也。此心不在。便不是仁。巧言令色。此雖未是大段姦惡底人。然心已務外。只求人悅。便到惡處。亦不難。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此說極盡。若能反觀此心。才收拾得不走作務外。便自可與前章程子曰兩條。若理會得。則論語一書。凡論仁處。皆可通矣。論語首章載時習。便列兩章說仁次之。其意深矣。明作

○問鮮矣仁章。諸先生說都似迂曲。不知何說為正。曰。便是這一章都生受。惟楊氏後說近之。然不似程說好。更子細玩味。問游氏說誠字如何。曰。他卻說成巧言令色鮮矣誠。不是鮮矣仁。說

仁須到那仁處便安排一箇仁字安頓放教却好只消一字亦得不然則三四字亦得又須把前後說来相參子細玩味看道理貫通與不貫通便見得如洙泗言仁一書却只總来恁地看却不如逐段看了来相參自然見得先生因問曰曾理會得伊川曰論性則仁為孝弟之本否榦曰有這性便有這仁仁發出来方做孝弟曰但把這底看巧言令色鮮矣仁便見得且如巧言令色人盡是私欲許多有底便都不見了私欲之害豈特是仁和義禮智都不見了問何以不曰鮮矣義禮智而只曰鮮矣仁曰程先生曰五常之仁如四德之元偏言之則主一事專言之則包四者先生又曰仁與不仁只就向外向裏看便見得且如這事合恁地方中理必可以求仁亦不至於害仁如只要人知得恁地便是向外問謝氏說如何曰謝氏此一段如亂絲須

浙江圖書館

逐一剔撥得言語異同。巧言字如何不同。又須見得有箇總會處。且如辭欲巧。便與遜以出之一般。逞顏色。與仲山甫之令儀令色。都是自然合如此。不是旋做底。惡訐以為直。也是箇巧言令色底意思。巧言令色。便要人道好。他便要人道直。色厲而內荏。又是令色之尤者也。榦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周伯壽問為人謀而不忠三句。不知是此三事最緊要。或是偶於此照管不到。曰。豈不是緊要。若為人謀而不忠。既受人之託。若不盡心與他理會。則不惟欺人。乃是自欺。且說道為人謀而不忠後。這裏是幾多病痛。此便是謹獨底道理。蓋卿

○蜚卿言曾子三省。固無非忠信學習之事。然人之一身。大倫之目。自為人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有所省乎。曰。曾子也不是截

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毫未到處其他處固不可不自省特此三事較急耳大凡看文字須看取平莫有些小偏重處然也用時候到曾子三省只是他這些未熟如今人記書熟底非全不記但未熟底比似這箇較用著心力照管這也是他打不過處又云為人謀而忠也自是難底事大凡人為己謀便盡為人謀便未必盡直卿因舉先生舊說云人在山路避人必須立己於路後讓人於路前此為人謀之不忠也如此等處蹉過多少道夫

○問曾子三省曰此是他自見得身分上有欠闕處故將三省省之若今人欠闕處多却不曾自知得格

○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才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改省了却又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它改銖

○三省固非聖人之事。然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蓋微有這些子查滓去未盡耳。在學者則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鎬

△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淳

○為人謀而不忠乎。人以事相謀。須是子細量度。善則令做。不善則勿令做。方是盡己。若胡亂應去。便是不忠。或謂人非欲不忠於人。緣計較利之所在。才要自家利少間便成不忠於人。曰。未說到利處。大率人情處自己事時甚著緊。把他人便全不相干。大段緩了。所以為不忠。人須是去却此心方可。明作

○問為人謀。交朋友。是應接事物之時。若未為人謀未交朋友之時。所謂忠信。便如何做工夫。曰。程子謂舜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此亦只是存養此心在這

裏照管勿差失，便是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處。淳

○忠信只是一字，但是發於心而自盡則為忠，驗於理而不違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義剛

○問：曾子忠信，却於外面理會。曰：此是修辭立其誠之意。曰：莫是內面工夫已到。曰：內外只是一理，事雖見於外，而心實在內。告子義外便錯了。可學

○問：盡己之謂忠，不知盡己之甚麽。曰：盡己之心。又曰：今人好說且恁地，便是不忠。節

○問：盡己之謂忠。曰：盡時須是十分盡得，方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不是忠。又問：忠是人心實理，於事父謂之孝，處朋友謂之信，獨於事君謂之忠，何也。曰：父子兄弟朋友皆是分義相

親至於事君則分際甚嚴人每若有不得已之意非有出於忠心之誠者故聖人以事君盡忠言之又問忠與誠如何曰忠與誠皆是實理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誠是心之本主忠又誠之用處用者只是心中微見得用 卓

○問盡己之忠此是學者之忠聖人莫便是此忠否曰固是學者是學聖人而未至者聖人是為學而極至者只是一箇自然一箇勉強爾惟自然故久而不變惟勉強故有時而放失因舉程子說孟子若做孔子事儘做得只是未能如聖人龜山言孔子似知州孟子似通判權州此喻甚好通判權州也做得只是不久長 壯祖

○或問學者盡己之忠如何比得聖人至誠不息曰只是這一箇物但有精粗衆人有衆人底忠學者有學者底忠賢者有賢者

底忠。聖人有聖人底忠。衆人只是朴實頭不欺瞞人。亦謂之忠。直卿云。已字便是至誠字。盡字便是不息字。至誠便是維天之命。不息便是於穆不已。學蒙

○問集注云。三句又以忠信為本。竊謂傳習以忠信為本。少間亦自堅固。曰。然。但此一篇。如說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之類。都是先說一箇根本。而後說講學。燾

○曾子之學。大率力行之意多。守約是於樸實頭省氣力處用功。方子

○問何謂發己自盡。曰。且如某今病得七分。對人說只道三兩分。這便是發於己者不能盡。何謂循物無違。曰。正如恰方說病相似。他本只是七分。或添作十分。或減作五分。這便不是循物。便是有違。要之兩箇只是一理。忠是有諸內。信是形諸外。忠則必

信。信則必是曾忠。池本作不信必是不曾忠所以謂表裏之謂也。問伊川謂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只是這意。曰。然。明道之語。周於事物之理。便恁地圓轉。伊川之語嚴。故截然方正。大抵字義到二程說得方釋然。只如忠信二字。先儒何嘗說得到此。伊川語解。有一處云。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忠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被他稱停得。也不多半箇字。也不少半箇字。如他平時不喜人說文章。如易傳序之類。固是說道理。如其他小小記文之類。今取而讀之。也不多一箇字。也不少一箇字。居父曰。盡己之謂忠。今有人不可以盡告。則又當如何。曰。聖人到這裏。又卻有義。且如有人對自家說那人。那人復自來問自家。儻其人凶惡。若盡已告之。必至殺人。夫豈可哉。到這裏又卻是一箇道理。所以聖人道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蓋信不近義。則不可

浙江圖書館

以復道夫

○或問循物無違謂信物是性中之物否曰那箇是性外之物凡言物皆是面前物今人要高似聖人了便嫌聖人說眼前物為太卑須要擡起了說如所謂有物有則之物亦只是這眼前物語言物也而信乃則也君臣物也仁與忠乃則也學蒙

道千乘之國章

○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敬之謂非主一無適之謂曰遇事臨深履薄而為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伯羽

○問道千乘之國一章曰這五句自是五句事只當逐句看是合當有底無底合當做底不當做底不消如做時文要著兩句來包說又問程先生云聖人之言兼通上下恐是聖人便見得道理始終故發言自是該貫衆人緣不見得所以說得一頭又遺

了一頭。曰。這箇也不干見事。但衆人說得。自是不及聖人說話。聖人說得自別。便是大賢說話。也自是不及聖人。蓋聖人說得來。自是與人別。若衆人非無見。如這五事。衆人豈不見得。但說時。定自是別有關竅。決不及聖人也。

○大振說道千乘之國。曰。龜山最說得好。須看此五者是要緊。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相關。方可以為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蓋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賀孫

○問道千乘之國。楊氏云未及為政也。曰。然此亦是政事。如敬事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節用有節用之政事。愛人有愛人之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事。這一段是那做底。子細思了。若無敬看甚事做不成。不敬則不信。不信則不能節用愛人。不節用愛人。

則不能使民以時矣。所以都在那敬字上。若不敬。則雖欲信不可得。如出一令。發一號。自家把不當事忘了。便是不信。然又欲須信。若徒能敬。而號令施於民者無信。則為徒敬矣。不信固不能節用。然徒信而不能節用。亦不濟事。不節用固不能愛人。然徒能節用而不愛人。則此財為誰守邪。不愛人固不能使民以時。然徒能愛人而不能使民以時。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惠矣。要之根本工夫。都在敬字。若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敬字。孔子曰。修己以敬。此是最緊處。僩

〇子升問集註云。五者相因各有次序。曰。聖人言語。自是有倫序。不應胡亂說去。敬了方會信。信了方會節用。節用了方會愛人。愛人了方會使民以時。又敬了須是信。信了須是節用。節用了

須是愛人愛人須是使民以時如後面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之類皆似此有次第又問學而一篇多是務本之意獨此章言及為政是如何曰此便是為政之本如尊五美屏四惡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之類無此基本如何做去木之

○吳伯遊問道千乘之國三句反覆相因各有次第曰不敬於事沒理沒會雖有號令何以取信於人無信則朝儉暮奢焉能節用不節用則傷財害民焉能愛人若不愛人則不能使民以時又說既敬了須用信或有敬而不能信者信又用節用有能示信於人而自縱欲奢侈者節用又用愛人有愛惜官物而不能施惠於百姓者愛人又用使民以時使不以時亦徒愛耳又問楊氏謂未及為政今觀使民以時又似為政曰孟子說不違農時只言王道之始未大段是政事在銖

弟子入則孝章

○問弟子入則孝一章。力行有餘暇便當學六藝之文。要知得事父兄如何而為孝弟。言行如何而能謹信。語尚未終。先生曰。下面說得支離了。聖人本意。重處在上面。言弟子之職須當如此。下面言餘力則學文。大凡看文字須認聖人語脉。不可分毫走作。若說支離。將來又生出病。南升

○問汎愛衆。曰。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又問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爾。曰。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了。仁者自當親。其它自當汎愛。蓋仁是箇生底物事。既是生底物。便具生之理。生之理發出便是愛。纔是交接之際。便須自有箇恭敬。自有箇意思。如何漠然無情。不相親屬得。聖人說出話。兩頭都平。若只說汎愛。又流於兼愛矣。僩

浙江圖書館

○問行有餘力。所謂有餘。莫是入孝出弟之理。行之綽綽然有餘裕否。曰。誰敢便道行之有餘裕。如汎愛衆而親仁。何曾便時時有衆之可愛。便有仁者於此。得以時時親之。居常無事。則學文講義。至事與吾接。則又出而應之。入孝出弟。亦是當孝當弟之時。行謹言信。亦是如此。他時有餘力。自當學文。寓

○歐陽希遜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文在後。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文又在先。如何。曰。博學於文。此不說道未有行有餘力以上許多事。須是先有許多了。方可以學文。且如世上有人。入不孝。出不弟。執事不敬。出言不信。於衆又無愛。於仁又不能親。道要去學文。實是要去學不得。賀孫

○汎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如羣居不將一等相擾害底事去聒噪他。及自占便宜之類是也。無弟子之職以為本。學得文濟甚事。

此言雖近。真箇行得。亦自大段好。文是詩書六藝之文。詩書是大槩詩書。六藝是禮樂射御書數。古人小學。便有此等。今皆無之。所以難。問集註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六藝如何考究得成法。曰。小學中。一事具得這事之理。禮樂。如知所以為禮樂者如此。從此上推將去。如何不可考成法。緣今人都無此學。所以無考究處。然今詩書中可考。或前言往行亦可考。如前輩有可法者都是。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不錯。只是不可先學文耳。子夏矯枉過正。放重一邊。又忒重了。不似此章聖人說得兩無欠闕。如棘子成矯當時之弊。說得質太重。子貢又矯棘子成之弊。却道文猶質也。質猶文也。都偏了。惟聖人之心和平。所謂高下小大皆宜。左右前後不相悖。說得如此盡。明作

○問集注云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識事理之當然且上五件條目皆是天理人倫之極致能力行則必能識事理之當然矣如集注之說則是學文又在力行之先曰若不學文則無以知事理之當否如為孝為弟亦有不當處孝於事親然事父之敬與事母之愛便別了卓

○不學文則事事做不得節

賢賢易色章

○漢臣說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先生曰此還是已學耶蓋人固是資稟自好不待學而自能盡此數條者然使其為學則亦不過學此數者耳故曰人雖以為未學則吾必以為已學也時舉

○問賢賢易色章為學之道只要就人倫上做得是當今既能如此雖或以為未學我必以為已學曰必竟是曾學未學曰先生

所謂非其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曰、看得是、曰、今日本欲看君子不重不威一章、又見稍長、不敢貪多、曰、慢看不妨、只要常反覆玩味聖人旨要、尋見著落處、又云、近覺多病、恐来日無多欲得朋友勇猛近前、也要相傳、某之心便是公之心一般、南升

○吾必謂之學矣、子夏此話說得激、有矯枉過直意思、聖人便不如此、且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多少渾成、他意只欲反本、故說得如此激、如棘子成說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這便全是有激之論、子貢說文猶質也、質猶文也、這也有病、質與文似不同、一言可以喪邦有諸、聖人便說言不可若是其幾、如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又說如其善而莫之違、固是好、如不善而莫之違、不幾乎一言而喪邦、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都是偏、就其間論之、便須說奢與易有輕重、聖人說話都自恁

浙江圖書館

地平。向伯泰見此說。甚以為看得出。賀孫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故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一套事。砥

○主忠信。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原。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己之心。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情實。且謾為之。如此四者。皆是修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為學亦是且謾為學。取朋友未必盡情。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故為人須是主忠信。學而一篇。再三言之。南升

○問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曰。凡應于事物之來。皆當盡吾誠

心以應之，方始是有這箇物事。且幹一件事，自家心不在這上，這一事便不成，便是沒了這事。如讀書，自家心不在此，便是沒這書。賀孫

○問：「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曰：「說道恁地，又不曾真箇恁地，便是不誠無物。說道為善，又不曾為得善；說道惡惡，又不曾不為惡，便是無此物。『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如人做事，只至誠處便有始有末，才間斷處以後便皆無物。『忠信所以進德』，是有這骨子，然後能進德。如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未違以前便有始末，才失照管處便無物矣。又須到再接續處，方有終始。惟天地聖人未嘗有一息間斷。『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嘗間斷？間斷，造化便死了。故天生箇人，便是箇人；生出箇物，便是箇物，且不曾生箇假底人物來。」仲思問：「如陰陽舛錯，雨暘失時，亦可謂之誠乎？」

曰只是乖錯不是假底依舊是實在人只是不要外面有裏面無且如讀書十遍初四遍心在後六遍心不在只是口頭讀過便只第一遍至第四遍是始是終第六遍後便只似不曾讀一般便是無物也又問吾不與祭如不祭是不誠無物否曰然伯羽

○問無友不如己者與勝己字如何曰勝己便是如己之意人交朋友須求有益若不如我者豈能有益仍是朋友才不如我時便無敬畏之意而生狎侮之心如此則無益義剛

△趙兄問無友不如己者曰凡人取友須是求勝己者始有益且如人學作文須是與勝己者商量然後有所發明若只與不如己者商量則好者彼或不知不是彼或不識我又只見其不勝己渾無激勵之意豈不為害趙曰然則有不勝我者終不可與處乎曰若不勝者來求於我則不當拒之也聖人此言但教人

求友之法耳。壯祖

○吳知先問過則勿憚改。曰。程子所謂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曲折專在速改字上著力。若今日不改。是壞了兩日事。明日不改。是壞了四日事。今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銖

慎終追遠章

○謹終追遠。專主喪祭而言。若看得喪祭事重時。亦自不易。只就喪祭上推。亦是多少事。或說天下事皆要謹終追遠。亦得。明作

○胡叔器問追遠是親否。曰。言追。則不是親了。包顯道問遠祖時人不解更有追念之意。想只是親。曰。只江南來不如此。湖北人上墳。不問遠祖也哭。這卻好。人之一身。推其所自。則必有本。便是遠祖。畢竟我是它血脈。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如今老人。不能得見箇孫子。今若便見十世孫時也惜。畢竟是

自家骨肉人只是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誠不至此也義剛

△陳仲亨說民德歸厚先生問如何謂厚是有餘之意陳未達曰謂如此已自得了更添些子恰似著衣如此已暖了更加一件是之謂厚厚對薄而言若我未厚民自是趨從薄處去義剛

夫子至於是邦章

○問温是恁地温和深厚良是恁地簡易正直恭是端嚴恭敬儉是省約有節讓是謙遜自卑曰良字說未是良即是良善猶今言善人所謂易乃樂易坦易之易直如世人所謂白直之直無姦詐險詖底心如所謂開口見心是也此章亦須見得聖人不求人而人自求之意南升

○問良易直也如何曰此心不傾險不粗戾自是平易簡直樂記言易直子諒之心昔人改子諒作慈良看來良字却是人之初

心、慈愛良善、便是元者善之長。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是這般心。聖人教人、先要求此心、正爲萬善之總處。

○儉謂節制、非謂儉約之謂、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明作

○聖人之德無不備、非是只有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有從後謙退、不自聖底意思、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也。夔孫

○伯游問溫良恭儉讓一章、曰、最要看得此五字、溫是如何氣象、良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深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即之底意思、今人卻無非是求、自請舉以往、並是求人、雖做宰相地位、也是恁地、縱不肯明求、也須暗地結托、蓋以求人爲常、而不知其爲非也、學而一篇多是先以此教人、如人不知而不慍、如巧言令色、如不患人之不己知、皆是雖中庸亦多此意、如衣錦尚絅、皆是且要理會那不求底道理 時舉

父在觀其志章

○論父在觀其志。曰。此一句已有處變意思。必有爲而言 節

◎邵漢臣說父在觀其志一章。曰。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雖欲爲不肖之事。猶以父在而不敢爲。然雖無甚不肖之行。而其志可知矣。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爲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有勉強而從父之爲者。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其志之所存。則亦不害其爲賢矣。至於父沒。則已自得爲。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父在時。子非無行也。而其所主在志。父沒時。子非無志也。其所主在行。故子曰云云也。時舉

○三年無改。謂是半上半下底事。在所當改者。但不可忽遽急改之。若有死其親之心。有揚其親之過之意。待三年然後徐改之。便不覺。若是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耳。夔孫

○問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只就孝子心上看。孝子之心。三年之間。只思念其父。有不忍改之心。曰。大槩是如此。但其父若有聖賢之道。雖百世不可改。此又就事上看。直卿云。游氏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處。亦好看。南升

○戴智老問近見先生說此章。疑聖人有為而發。曰。聖人之言。未有若此曲折者。疑當說時。亦有事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故聖人言此。又云。尹氏說得孝子之心。未說得事。若如其說。則孔子何必更說三年無改。必若游氏說。則說得聖人語意出。銖

禮之用和為貴章

○先生問學者。今人行禮。多只是嚴。如何得他和。荅者皆不契。曰。只是要知得禮合如此。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迫。蓋聖人制禮。無一節是強人。皆是合如此。且如孔子與上大夫言時。自然誾

誾。與下大夫言時。自然侃侃。在學者。須知道與上大夫言合用誾誾。與下大夫言合用侃侃。便自然和。嘗謂呂與叔說得數句好。云自斬至緦。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此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強人。須要知得此理。則自然和。黃有開因舉先生舊說云。且如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多少是嚴。若見得父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卑。則無不安矣。曰。然。雖

○直卿[illegible]禮之用和為貴。今觀內則一篇。則子事父母之禮亦嚴矣。然下氣怡色。則和可知也。觀玉藻鄉黨所載。則臣之事君禮亦嚴矣。然一爵而言言。二爵而油油。君在與與。則和可知也。曰。如此則和與禮成二物矣。須是見得禮便是和。乃可。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而自肯甘心為之。而無厭倦

之意者。乃所以為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做兩截去看。道夫

◎吳問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令坐中各說所見。銖曰。須以先生所教思之。理者。天理節文之自然。人之所當行者。人若知得是合當行底。自甘心行之。便自不拘迫。不拘迫。所以和。非是外面討一箇和來添也。曰。人須是窮理。見得這箇道理合當用恁地。我自不得不恁地。如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因甚用恁地。如入公門鞠躬。在位踧踖。父坐子立。苟不知以臣事君。以子事父。合用為此。終是不解和。譬之令人被些子燈花落手。便須說痛。到灼艾時。因甚不以為苦。緣它知得自家病合用灼艾。出於情願。自不以為痛也。銖因問如此則這和亦是自然之和。若所謂知和而和。却是有心於和否。曰。知和而和。離却禮了。禮之用和。是禮中

之和。知和而和。是放教和些。纔放教和。便是離却禮了。銖

○禮之用和為貴。見君父自然用嚴敬。皆是人情願。非由抑勒矯拂。是人心固有之同然者。不待安排。便是和。才出勉強。便是不和。聖人品節裁限。使事事合於中正。這箇當在這裏。那箇當在那裏。更不得過。才過。便不是禮。若和而知限節。便是禮。明作

○或問禮之用和為貴。曰。禮是嚴敬之意。但不做作而順於自然便是和。和者。不是別討箇和來。只就嚴敬之中。順理而安泰者便是也。禮樂亦只是如此看。祖道

○問禮之用和為貴。莫是禮之中便有一箇和。莫是在用處。曰。禮雖主於嚴。其用則和。因舉禮主於減。樂主於盈一節。問禮樂二字。相離不得。曰。也須看得各自為一物。又非判然二物。又曰。天下之事。嚴而不和者却少。和而不節之以禮者常多。謙之

○禮之和處，便是禮之樂。樂有節處，便是樂之禮。僩

○小大由之，言小事大事皆是箇禮樂。合於禮，便是樂。故通書云，陰陽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卓

○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爲貴。然如何得他敬而和。著意做不得。才著意嚴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真箇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又曰，和便有樂底意思。故和是樂之本。閎祖

○仁甫問集注載程子禮樂之說何如。曰，也須先是嚴敬，方有和。若直是盡得敬，不會不和。臣子入朝，自然極其恭敬，也自和。這不待勉強如此，是他情願如此，便自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婦朋友，各得其位，自然和。若君失其所以爲君，臣失

其所以為臣。如何會和。如諸公在此坐。都恁地收斂。這便是和。若退去自放肆。或乖爭。便是不和。通書說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說得最好。易說利者義之和。利只在義之和。義本是箇割截裁制之物。惟施得宜則和。此所以為利。從前人說這一句都錯。如東坡說道利所以為義之和。他把義做箇慘殺之物看了。卻道得利方和。利是乾卦一德。如何這一句卻去說義。兼他全不識義。如他處說亦然。又曰。有所不行。只連下面說方通。如曰。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如易裡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賀孫

○問禮樂之道。異用同體。如何。曰。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此異用也。

皆本之於一心。是同體也。然敬與和。亦只一事。敬則和。和則自然。敬。仲思問敬固能和。和如何能敬。曰。和是碎底敬。敬是合聚底和。蓋發出来無不中節。便是和處。敬與和。猶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伯羽

△問先生常云。敬是合聚底和。和是碎底敬。是以敬對和而言否。曰。然。敬只是一箇敬。無二箇敬。二便不敬矣。和便事事都要和。這裏也恰好。那裏也恰好。這處也中節。那處也中節。若一處不和。便不是和矣。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和是發而皆中節之和。才敬。便自然和。如敬在這裏坐。便自有箇氤氳磅礴氣象。淳

○童問上蔡云。禮樂異用而同體。是心為體。敬和為用。集注又云。敬為體。和為用。其不同何也。曰。自心而言。則心為體。敬和為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管恁地

移將去。如自南而視北，則北為北，南為南；移向北立，則北中又自有南北。體用無定，這處體用在這裏，那處體用在那裏。這道理儘無窮。四方八面無不是，千頭萬緒相貫串。以指旋曰：分明一層了又一層。橫說也如此，竪說也如此；翻來覆去說都如此。如以兩儀言，則太極是太極，兩儀是用；以四象言，則兩儀是太極，四象是用；以八卦言，則四象又是太極，八卦又是用。淳

△問：諸先生以和為樂，未知是否？曰：和似未可便說樂，然亦有樂底意思。

信近於義章

○問：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曰：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事，且鶻突恁地說了，到明日

却說這事不義，我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卓

△問信近義恭近禮，何謂近。曰，近只是合。古人下字寬，今且就近上說，雖未盡合義，亦已近義了，雖未盡合禮，亦已近禮了。寓

○問如何得約信而合其宜。曰，只是不妄發。曰，萬一料事不過，則如之何。曰，這却無可柰何。却是自家理不明爾。問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這恥辱是在人在己。曰，兼有在裏。且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不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為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夫道

◎因，如因徐辟之因。因，猶傍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又較重。問注因仍苟且。曰，因仍與苟且一樣字。因仍，猶因循。苟且，是且恁地做。一般人初間不謹擇，便與他交，下稍他有氣勢，便道是我

来宗他。豈不被他累。孔子當時若不擇㨂。去主癰疽。便被壞了。寓

○問亦可宗也。曰。我所親之人。將来便可為吾之宗主。主。如主顔讎由之主。且如此人不可親。而吾乃親之。若此人他日得志。援我以進。則是我失其所主矣。陳了翁曾受蔡卞之薦。後来擺脫不得。乃是失其所親者也。人傑

○問因不失其親。曰。因字最輕。偶然依倚他。此時便須物色其人賢與不賢。後去亦可宗主。如韓文公與崔群書。所論交往。或其人後不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亦不可。處相似。枅

○此一節。須作兩截看。上面恭近於禮。信近於義。因不失其親。是接物與人之初。下數句。却是久而無弊之効。但當初合下便須著思量到無弊處也。時舉

○此一章皆是言謹始之意。只如初與人約。便用思量他日行得。方可諾之。若輕諾之。他日言不可復。便害信也。恭近於禮。且如合當在堂上拜。却下堂拜。被人非笑。固是辱。合當堂下拜。却在堂上拜。被人斥罵。亦是辱。因失其親。且如此人不好。初去親他時。似不害。將来主之。便錯了。須是揀擇。見得是好。方可親他。且如趨事上位。其人或不可親。既去親了他。一日或以舉狀與我我受了。便用主之。非其人。雖悔何及。大率有子說底言語。與澁難曉。裏面儘有滋味。須用子細玩味。明作

○古人文字皆叶韻。如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宗叶音族。淳

○信近於義章疑上三句是工夫。言如能近義。則有可復言之理否。曰。然。人說話固要信。然不近義時。其勢不可踐。踐却便反害

於信矣。問橫渠云。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恥辱。不狥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此却似倒看了文義矣。重在下句相似。如何。曰。此便是先儒舊底說。它為惑箇也字故然。如其解底也字。便只是箇矣字。又問程先生所解。是於文義不合乎。是道理未必然乎。曰。也是一說。但如此說。都無緊要了。如橫渠說底。雖似倒。猶有一截工夫。程先生說底。其便曉未得。直卿云。他猶可也。中一句最難說。曰。他有說不倒時。伯羽又問謝氏說。末云。欲免此。惟學而已。故人貴乎明善。此雖無謹始慮終之意。然大叚意好否。首肯之曰然。人固貴乎學。但學是平昔當如此。此是說事之發處當審也 伯羽

君子食無求飽章

○問食無求飽一章。先生嘗語學者曰。此須是反覆看。其意如何。

曰。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於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就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備無欠闕。類如此。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数語亦此意。廣

○就有道而正焉。若先無本領。就正箇甚。然但知自做工夫。而不就正於有道。未必自家見得便是。反覆兩邊看方盡。大抵看文字皆當如此。閎祖

△就有道而正焉。須是上面做得許多工夫。既有根本。方可就正於有道。禪家云。三家村也有叢林。須是自去做工夫到七八分了。方来從師友質正。當此時。一兩句便可剖判。今来此逐旋學也難。又云。能久從師去也好。南升

貧而無謟章

○問貧而樂。如顏子非樂於簞瓢。自有樂否。曰。也不消說得高。大槩是貧則易諂。富則易驕。無諂無驕。是知得驕諂不好而不爲之耳。樂是他自樂了。不自知其爲貧也。好禮是他所好者禮而已。亦不自知其爲富也。曰。然則二者相去甚遠乎。曰。也在人做到處如何。樂與好禮。亦自有淺深。也不消得將心如此看。且知得是爭一截。學之不可已也如此　伯羽

○童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是學要造其精極否。曰。看文字要脫灑。不要黏滯。自無諂無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爲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須要從無諂無驕上做去。蓋有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無諂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謂一般人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

樂與好禮。淳

○吳仁父問此章。曰。後面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為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時舉

◎問知來指何者而言。曰。子貢於此煞是用工夫了。聖人更進他上面一節。以見義理不止於此。然亦不止就貧富上說。講學皆如此。天下道理更闊在。寓

○陶安國問貧而無諂章。曰。聖門學者工夫。確實縝密。逐步挨去。下學上達。如子貢之無諂無驕。是它實做到這裏。便只見得這裏。聖人知其已是實了得這事。方進它一步。它方始道上面更有箇樂與好禮。便豁然曉得義理無窮。學問不可少得而遽已也。聖門為學工夫皆如此。子路衣敝縕袍而不恥。孔子稱其不

浙江圖書館

忮不求。它實到此地位。但便以此自喜。故孔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它方知道尚有功夫在。此正與子貢無諂無驕一章相似。今之學者。先知得甚高。但著實行處。全然欠闕了。且如樂與好禮。今人皆知道是強得無諂無驕。便貪要說它。却不知無諂無驕功夫。自未實進得。却恐從這處做病痛。程門諸公。不能盡聞伊川之說。然却據它所聞。各做工夫。今語錄悉備。向上道理。知得明。皆說得去。只是就身分上切實工夫大欠了。銖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漢臣問。患不知人也。如何知得他人。曰。見得道理明。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時舉

○問。知人是隆師親友。曰。小事皆然。然學做工夫。到知人地位已甚高。可學

○問不患人之不己知章。曰。自家德行充於中。不待人之知。若自家不知人。這箇便是不知道。不知則所見不明。不能明人之賢否。所謂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知言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若能知言。他纔開口。自家便知得他心裏事。這便是知人。若宰相不能知人。則用捨之際。不能進賢而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豈能擇乎。又曰。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病人之不己知。病其不能也。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聖人之言雖若同。而其意皆別。病其不能者。言病我有所不能於道。求為可知者。當自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知之。雖然如此。亦不是為昭灼之行。以蘄人之必知。卓

四書朱子語類卷六

浙江圖書館

四書朱子語類卷七

論語二

為政篇

為政以德章

△問為政以德。莫是以其德為政否。曰。不必泥這以字。為政以德。只如為政有德相似。節

◉亞夫問為政以德云云。曰。人之有德。發之於政。如水便是箇濕底物事。火便是箇熱底物事。有是德。便有是政。植

○或問為政以德。曰。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亦不是塊然全無所作為。但德修於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卻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作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歸之。如衆星之拱北極也。銖

浙江圖書館

○衆問為政以德章。曰。此全在德字。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如為孝。是心中得這箇孝。為仁。是心中得這箇仁。若只是外面恁地。中心不如此。便不是德。凡六經言德字之意皆如此。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者。謂實得於心。方為德也。為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為政。是自家有這德。人自歸仰。如衆星拱北辰。北辰者。天之樞紐。乃是天中央安樞處天動而樞不動不動者正樞星位樞有五星。其前一明者太子。其二最明者曰帝座。乃太一之常居也。其後一箇分外開得些子。而不甚明者。極星也。惟此一處不動。衆星於此辰。亦是自然環向。非有意於共之也。子蒙

△安鄉問北辰。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這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是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故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這是天之樞紐。如那門笋子樣。又似箇輪藏

心。藏在外面動。這裏面心都不動。義剛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它近那辰後。雖動而不覺。如那射糖盤子樣。那北辰便是中心椿子。極星便是近椿底點子。雖也隨那盤子轉。却近那椿子。轉得不覺。今人以管去窺那極星。見其動來動去。只在管裏面。不動出去。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極只是北辰頭邊。而極星依舊動。又一說。那空無星處皆謂之辰。康節說日月星辰自是四件。辰是一件。天上分為十二段。即十二辰。辰。天壤也。此說是。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即所宿處是辰也。故曰。日月所會之處為辰。又曰。天轉也非東而西。也非循環磨轉。却是側轉。義剛言樓上渾儀可見。曰。是。直卿舉鄭司農五表日景之說。曰。其說不是。不如鄭康成之說。又曰。南極在地下中處。南北極相

浙江圖書館

對。天雖轉。極却在中不動。義剛問如說南極見老人壽。則是南極也解見。曰。南極不見。是南邊自有一老人星。南極高時。解浮得起來。義剛

○問北辰是甚星。集注以為北極之中星。天之樞也。上蔡以為天之機也。以其居中。故謂之北極。以其周建於十二辰之舍。故謂之北辰。不知是否。曰。以上蔡之明敏。於此處却不深致。北辰即北極也。以其居中不動而言。是天之樞軸。天形如雞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亘居中。兩頭抨定。一頭在北上。是為北極。居中不動。衆星環向也。一頭在南。是為南極。在地下。人不可見。因舉先生感興詩云。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即是北極否。曰。然。又問太一有常居。太一是甚星。曰。此在史記中。說太一星是帝座。即北極也。以星神位言之。謂之太一。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

浙江圖書館

太一如人主。極如帝都也。詩云。三辰環侍傍。三辰謂何。曰。此以日月星言也。寓

○問無為而天下歸之。曰。以身率人。自是不勞力。禮樂刑政。固不能廢。只是本分做去。不以智術籠絡天下。所以無為。明作

○子善問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聖人豈是全無所為邪。曰。聖人不是全無一事。如舜做許多事。豈是無事。但民心歸向處。只在德上。却不在事上。許多事都從德上出。若無德而徒去事上理會。勞其心志。只是不服。為政以德。一似燈相似。油多便燈自明。恪

詩三百章

○若是常人言。只道一箇思無邪便了。便略了那詩三百。聖人須是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今人止務上達。自要免得下學。如說到灑掃應對進退

便有天道都不去做那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到得灑掃則不安於灑掃進退則不安於進退應對則不安於應對那裏面曲折去處都鶻突無理會了這箇須是去做到得熟了自然貫通到這裡方是一貫古人由之而不知今人不由而但求知不習而但求察　賀

◎徐問思無邪曰非言作詩之人思無邪也蓋謂三百篇之詩所美者皆可以為法而所刺者皆可以為戒讀之者思無邪耳作之者非一人安能思無邪乎只是要正人心統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析而言之則一篇之中自有一箇思無邪　夫道

◎思無邪乃是要使讀詩人思無邪耳讀三百篇詩善為可法惡為可戒故使人思無邪也若以為作詩者思無邪則桑中溱洧之詩果無邪耶某詩傳去小序以為此漢儒所作如桑中溱洧

之類皆是淫奔之人所作。非詩人作此以譏刺其人也。聖人存之。以見風俗如此不好。至於做出此詩来。使讀者有所愧恥而以為戒耳。」呂伯恭以為放鄭聲矣。則其詩必不存。其以為放是放其聲。不用之郊廟賓客耳。其詩則固存也。如周禮有官以掌四夷之樂。蓋不以為用。亦存之而已。」伯恭以為三百篇皆正詩。皆好人所作。其以為正聲乃正雅也。至於國風。逐國風俗不同。當是周之樂師存列國之風耳。非皆正詩也。如二南固正矣。鄭衛詩分明是有鄭衛字。安得謂之正乎。鄭漁仲詩辨將仲子只是淫奔之詩。非刺仲子之詩也。其自幼便知其說之是。然太史公謂三百篇詩。聖人刪之。使皆可弦歌。伯恭泥此以為皆好。蓋太史之評。自未必是。何必泥乎。僩

○問如先生說。思無邪一句。却如何說。曰。詩之意不一。求其切於

大體者。惟思無邪足以當之。非是謂作者皆無邪心也。為此說者。乃主張小序之過。詩三百篇。大抵好事足以勸。惡事足以戒。如春秋中好事至少。惡事至多。此等詩。鄭漁仲十得其七八。如將仲子詩只是淫奔。艾軒亦見得。向與伯恭論此。如桑中等詩。若以為刺。則是抉人之陰私而形之於詩。賢人豈宜為此。伯恭云。只是直說。荅之云。伯恭如見人有此事。肯作詩直說否。伯恭平日作詩亦不然。伯恭曰。聖人放鄭聲。又却取之如何。曰。放者。放其樂耳。取者。取其詩以為戒。今所謂鄭衛樂乃詩之所載。伯恭云。此皆是雅樂。曰。雅則大雅小雅。風則國風。不可紊亂。言語之間。亦自可見。且如清廟等詩。是甚力量。鄭衛風如今歌曲。此等詩豈可陳於朝廷宗廟。此皆司馬遷之過。伯恭多引此為辨。嘗語之云。司馬遷何足證。子約近亦以書問止乎禮義。荅之云。

詩有止乎禮義者。亦有不止乎禮義者　可學

○問思無邪。子細思之。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曰。舊人說似不通。中間如許多淫亂之風。如何要思無邪得。如止乎禮義。中間許多不正詩。如何會止乎禮義。怕當時大約說許多中格詩。却不指許淫亂底說。某看來詩三百篇。其說好底。也要教人思無邪。說不好底。也要教人思無邪。只是其它。便就一事上各見其意。然事事有此意。但是思無邪一句方盡得許多意。問直指全體是如何。曰。只說思無邪一語。直截見得詩教之本意。是全倫得許多零碎底意。又曰。聖人言詩之教。只要得人思無邪。其它篇篇是這意思。惟是此一句包說得盡。某看詩。要人只將詩正文讀。自見其意。今人都緣這序。少間只要說得序通。却將詩意來合序說。却不要說教詩通。呂子約一番說道。近看詩有所得。待

浙江圖書館

取来看。却只是說得序通。其意闊。非獨將序下文去了。首句甚麼也亦去了。且如漢廣詩。下面幾句。猶似說得通。上一句說得廣所及也。是說甚麼。又如說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韓詩說是衛武公自悔之詩。看来只是武公自悔。國語說武公年九十猶箴警於國曰。羣臣無以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端恪以交戒我。看這意思。只是悔過之詩。如抑之詩。序謂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後来又考見武公時。厲王已死。又為之說是追刺。凡詩說美惡。是要那人知。如何追刺。以意度之。只是自警。他要篇篇有美刺。故如此說。又說道亦以自警。兼是說正雅變雅。看變雅中。亦自煞有好詩。不消分變雅亦得。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諸篇。不待看序。自見得是祭祀及稼穡田政分明。到序說出来。便道是傷今思古。陳古刺今。那裏見得。如卷阿是說召康公

形成王。如何便到後面民勞板蕩刺厲王。中間一截是幾時。却
無一事係美刺。只緣他須要有美有刺。美便是成康時君。刺只
是幽厲。所以其說皆有可疑。問怕是聖人刪定。故中間一截無
存者。曰。怕不會刪得許多。如太史公說古詩三千篇。孔子刪定
三百。怕不會刪得如此多。賀孫

◎問程子曰。思無邪誠也。曰。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
行。皆無邪矣。惟其表裏皆然。故謂之誠。若外為善而所思有不
善。則不誠矣。為善而不終。今日為之而明日廢。則不誠矣。中間
微有些核子消化不盡。則亦不誠矣。又曰。伊川誠之之說也麤
胡泳

○問思無邪。曰。前輩多說詩人上說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義。某
疑不然。不知教詩人如何得思無邪。如文王之詩。稱頌盛德盛

浙江圖書館

美處皆吾所當法如言邪僻失道之人皆吾所當戒是使讀詩者求無邪思分而言之三百篇各是一箇思無邪合三百篇而言總是一箇思無邪問聖人六經皆可為戒何獨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中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故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問詩說思無邪與曲禮說毋不敬意同否曰毋不敬是用功處所謂正心誠意也思無邪思至此自然無邪功深力到處所謂心正意誠也若學者當求無邪思而於正心誠意處着力然不先致知則正心誠意之功何所施所謂敬者何處頓放今人但守一箇敬字全不去撲義所以應事接物處皆顛倒了中庸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顏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從上聖賢教人未有不先自致知始寓

○思無邪。如正風雅頌等詩。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等詩。極有不好者。可以使人知戒懼。不敢做。大段好詩者大夫作。那一等不好詩。只是閭巷小人作。前輩多說是作詩之思。不是如此。其間多有淫奔不好底詩。不成也是無邪思。上蔡舉數詩。只說得箇可以怨一句。意思狹甚。若要盡得。可以興以下數句。須是思無邪一語甚闊。呂伯恭做讀詩記。首載謝氏一段說話。這一部詩。便被此壞盡意思。夫善者可以感發得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得人之逸志。今使人讀好底詩。便是知勸。若讀不好底詩。便悚然戒懼。知得此心本不欲如此者。是此心之失。所以讀詩者使人心無邪也。此是詩之功用如此。明作

道之以政章

○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這德字。只是適來說底德。以身率人。

人之氣質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故感者不能齊一必有禮以齊之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民讀法之屬無不備具者正所以齊民也齊之不從則刑不可廢若只道之以德而無禮以約之則儱統無收煞去格者至於善也如格於文祖格於上下與夫格物格者皆至也儲窜云此是堯舜地位因古人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便能如此明道便是有此氣象子蒙

△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有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却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為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之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禀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于不善而有以至於善南升

◎問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范氏說則民無所不至語亦過否曰若

浙江圖書館

只靠政刑去治民。則民是會無所不至。又問呂氏說云政刑能使懦者畏。不能使強者革。此之謂失其本心。亦怕未如此。曰。這說亦是偏了。若專政刑。不獨是弱者怕。強者也會怕。到得有德禮時。非獨使強者革。弱者也會革。因仁父問侯氏云。刑政霸者之事。曰。專用刑政。只是霸者事。問威文亦須有德禮。如左傳所云。曰。它只是僭德禮之名出做事。如大蒐以示之禮。伐原以示之信。出定襄王以示之義。它那曾有躬行德禮之實。這正是有所為而為之也。聖人是見得自家合著恁地躬行。那待臨時去做些。又如漢高祖為義帝發喪。那曾出於誠心。只是因董公說分明借這些欺天下。看它來意。也只要項羽殺了它。卻一意與項羽做頭底。賀孫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或問十五志學章。曰。聖人是生知安行云云。曰。且莫說聖人。只
於已上分說。如何是志學。如何是立。如何是不惑。如何是知天
命。如何是耳順。如何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且理會這幾箇字教
分曉。其所以逐句下。只解其字義。直至後面。方說聖人分上事。
今且說如何是志學。曰。心有所之謂之志。志學。則其心專一向
這箇道理上去。曰。說文義大槩也只如此說。然更有意思在。世
間千岐萬路。聖人為甚不向別路去。只向這一路來。志是心之
深處。故醫家謂志屬腎。如今學者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志
於學。如果能志於學。則自住不得。學而時習之。到得說後。自然
一步趲一步去。如人當寒月。自然向有火處去。暑月。自然向有
風處去。事君便從敬上去。事親便從孝上去。雖中閒有難行處
亦不憚其難。直做教徹。廣曰。人不志學有兩種。一是全未有知

浙江圖書館

了。不肯為學者。一是雖已知得。又却說道。但得本莫愁末了。遂不肯學者。曰。後一種古無此。只是近年方有之。却是有兩種。一種是全未有知者。一種是雖知得了後。却若存若亡。不肯至誠去做者。然知之而不肯為。亦只是未嘗知之耳。又曰。如人要向箇所在去。便是志。到得那所在了。方始能立。立得牢了。方能向上去。廣

△問聖人十年工夫。曰。不須理會這箇。且理會志於學。能志學。許多科級。須著還我。季札

○問四十而不惑。是於事物當然之理。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之類。皆曉之而不疑。五十知天命。是天道流行。賦與萬物。在人則所受之性。所謂仁義禮智。渾然無不該之全體。知者知之而無不盡。曰。須是見得自家曾不惑。曾知天命否。方是切

已。又云。天命處未消說。在人之性。且說是付與萬物。乃是事物所以當然之故。如父之慈。子之孝。須知父子只是一箇人。慈孝是天之所以與我者南升

○問先生教某不惑與知命處。不惑。是謂不惑於事物。知命。謂知其理之當然。如或問所謂理之當然而不容已者。其覺見豈有聖人既能不惑於事物矣。又至於十年之久。然後知其理之當然。曰。今且據聖人之言如此。且如此去看。不可恁地較遲速遠近。若做工夫未到那貫通處。如何得聖人次第。如伊川說虎傷人。須是真見得似那虎傷底方是。卓

○問六十而耳順。在人之最末。何也。曰。聽最是人所不著力。所聞皆是道理。無一事不是。可見其義精仁熟如此。一之

△夔問志於學章。曰。就志學上。便討箇立底意思來。就立上。便討

箇不惑底意思來。人自志學之後。十五年工夫。方能有立。立比不惑時。立尚是箇持守底意思。不惑便是事理不惑了。然不惑方是事理不惑。到知天命。又是天之所以命我者無不知也。須看那過接處過得甚巧。植

○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於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年止七十。若更加數十歲。也只是這箇。終不然。到七十便畫住了。賀孫

△吳仁父問十五志於學章知行如何分。曰。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為重。三十而立。亦是本於知。而以行為重。志學是知之始。不惑與知天命耳順是知之至。三十而立是行之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行之至。如此分看。銖

〇問十五志於學章。曰。志學與不惑知天命耳順。是一類。立與從心所欲。是一類。志學一類。是說知底意思。立與從欲一類。是說到底地位。問未能盡知事物之當然。何以能立。曰。如栽木。立時已自根脚著土。漸漸地生將去。問未知事物之所以然。何以能不疑。曰。知事物之當然者。只是某事知得是如此。某事知得是如此。到知其所以然。則又上面見得一截。又曰。這箇說得都精。問耳順。曰。程子謂知天命爲思而得。耳順爲不思而得。耳順時所聞皆不消思量。不消擬議。皆盡見得。又問聞無道理之言亦順否。曰。如何得都有道理。無道理底。也見他是那裏背馳。那裏欠闕。那一邊道理是如何。一見便一落索都見了。胡泳

〇劉潛夫問從心所欲不踰矩。莫是聖人極處否。曰。不須如此說。但當思聖人十五志學。所志者何事。三十而立。所立者何事。四

十而不惑、不惑之意如何、五十知天命、知得了是如何、六十耳順、如何是耳順、每每如此省察、體之於身、庶幾有益、且說如今學者、逐一便能檢防省察、猶患所欲之越乎規矩也、今聖人但從心所欲自不踰矩、是甚次第」又曰、志學方是大略見得如此、到不惑時、則是於應事時件件不惑、然此數者、皆聖人之立、聖人之不惑、學者便當取吾之所以用功處真切體認、庶幾有益、

壯祖

○十五志學一章、全在志於學上、當思自家是志於學與否、學是學箇甚、如此存心、念念不放、自然有所得也、三十而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搖動我不得、如富貴威武貧賤是也、不惑、謂識得這箇道理、合東便東、合西便西、了然於中、知天命、便是不惑到知處、是知其所以然、知事親必孝、事君必忠之類、耳順是

浙江圖書館

不思而得，如臨事迎刃而解，自然中節，不待思索，所欲不踰矩，是不勉而中。季札

○蜚卿問十五志於學一段，曰，聖人也略有箇規模與人同，如志學也是衆人知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迹相似，若必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脫空說，也不得，但聖人便自有聖人底事。道夫

○問十五志學章，曰，這一章，若把做學者工夫等級分明，則聖人也只是如此，但聖人出於自然，做得来較易。燾

△問十五志於學，曰，横渠用做實說，伊川用做假設說，聖人不到得十年方一進，亦不解懸空說這一段，大槩聖人元是箇聖人了，它自恁地實做將去，它底志學，異乎衆人之志學，它底立，異乎衆人底立，它底不惑，異乎衆人之不惑。植

孟懿子問孝 至 子夏問孝章

○子曰無違。此亦通上下而言。三家僭禮。自犯違了。不當為而為。固為不孝。若當為而不為。亦不孝也。詳味無違一語。一齊都包在裏。集注所謂語意渾然者。所以為聖人之言。明作

○問孟懿子問孝云云。曰。聖人之言。皆是人所通行得底。不比它人說時。只就一人面上說得。其餘人皆做不得。所謂生事葬祭。須一於禮。此是人人皆當如此。然其間亦是警孟氏。不可不知。南升

○生事葬祭之必以禮。聖人說得本濶。人人可用。不特為三家僭禮而設。然就孟懿子身去看時。亦有些意思如此。故其於末後亦說及之。非專為此而發也。至龜山又却只說那不及禮者。皆是倚於偏。此最釋經之大病。因言今人於冠婚喪祭。一切苟簡

徇俗、都不知所謂禮者、又如何責得它違與不違。古禮固難行、然近世一二公所定之禮、及朝廷五禮新書之類、人家儻能相與講習時、舉而行之、不為無補、又云、周禮忒煞繁細、亦自難行、今所編禮書、只欲使人知之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與寧儉寧戚之意、往往得時位、必不盡循周禮、必須參酌古今、別制為禮以行之、所以告顏子者亦可見、世固有人硬欲行古禮者、然後世情文不相稱、廣因言書儀中、冠禮最簡易可行、曰、不獨書儀、古冠禮亦自簡易、頃年見欽夫刊行所編禮、止有婚喪祭三禮、因問之、曰、冠禮覺難行、某云、豈可以難行故闕之、兼四禮中冠禮最易行、又是自家事、由己而已、若婚禮便關涉兩家、自家要行、它家又不要行、便自掣肘、又如喪祭之禮、皆繁細之甚、且如人遭喪、方哀苦中、那得工夫去講行許多禮數、祭禮亦然、行時

且是用人多。昨見其人硬自去行。自家固自曉得。而所用執事之人。皆不曾講習。觀之者笑且莫管。至於執事者亦皆忍笑不得。似恁行禮。濟得甚事。此皆是情文不相稱處。不如不行之為愈。廣

○或問父母惟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曰這許多所荅。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它所荅。固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它只是就道理上說如此。却是這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賀孫

○問子夏能直義如何見它直義處。曰。觀子夏所謂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孟子亦曰。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則子夏是箇持身謹規矩嚴底人。廣

浙江圖書館

○不敬何以別乎。敬大槩是把當事。聽無聲。視無形。色難是大段恭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為難。勉強不得。此二者是因子游子夏之所短而進之。能養服勞。只是外面工夫。遮得人耳目所及者。如今人和養與服勞都無了。且得如此。然後就上面更進將去。大率學者且要儘從小處做起。正如起屋。未須理會架屋。且先立箇基址定方得。明作

○問子游見處高明。而工夫則疎。子夏較謹守法度。依本子做。觀荅為政問孝之語可見。惟高明而疎。故必用敬。惟依本做。故必用有愛心。又觀二人灑掃應對之論。與子夏博學篤志之論。亦可見。伯羽

○問夫子荅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同。然自今觀之。奉養而無狎恩恃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儼恪之偏。儘是難。曰。旣知二失。則

中間須自有箇處之之理。愛而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敬非嚴恭儼恪之謂。以此為敬。則誤矣。只把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道夫

吾與回言章

○李從之問顏子省其私。不必指燕私。只是他自作用處。曰。便是這意思。但恐沒著落。却如何省。只是說燕私。庶幾有箇著處。方有可省處。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或有人相對坐。心意默所趨向。亦是私。如謹獨之獨。亦非特在幽隱人所不見處。只他人所不知。雖在衆中。便是獨也。察其所安。安便是箇私處。嘗

○不如違愚。不須說了。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說話。便能發明於日用躬行之間。此夫子退而省察顏子之私如此。且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便真箇不於非禮上視聽言動。集註謂坦然

由之而無疑。是他真箇見得。真箇便去做明作

△問顏子深潛純粹。曰。深潛。是深厚不淺露。恁地時。意思常藏在裏面。壽

○問李先生謂顏子聖人體段已具。體段二字。莫只是言箇模樣否。曰。然。又問惟其具聖人模樣了。故能聞聖人之言。默識心融否。曰。顏子去聖人不爭多。止隔一膜。所言於吾言無所不說。其所以不及聖人者。只是須待聖人之言觸其機。乃能通曉爾。又問所以如此者。莫只是查滓化未盡否。曰。聖人所至處。顏子都見得。只是未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這便顏子不及聖人處。這便見得未達一間處。且如於道理上。才著緊又蹉過。才放緩又不及。又如聖人平日。只是理會一箇大經大法。又却有時而應變達權。才去應變達權處。看他又却不曾

浙江圖書館

離了大經大法。可仕而仕。學他仕時。又却有時而止。可止而止。學他止時。又却有時而仕。無可無不可。學他不可。又却有時而可。學他可。又却有時而不可。終不似聖人事事做到恰好處。」又問程子說孟子雖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聖處。莫便是指此意而言否。曰。顏子去聖人尤近。」或云。其於克己復禮動容貌兩章。却理會得。若是仰高鑽堅瞻前忽後。終是未透。曰。此兩章止說得一邊。是約禮底事。到顏子便說出兩脚來。聖人之教學者。不過博文約禮兩事爾。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知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今見於論語者。雖只有問仁問為邦兩章。然觀夫子之言有曰。吾與回言終日。想見凡天下之事。無不講究來。自視聽言動之際。人倫日用當然之理。以至夏之時。商之輅。周之冕。舜

之樂歷代之典章文物一一都理會得了故於此舉其大綱以語之而顏子便能領略得去若元不曾講究則於此必疑問矣蓋聖人循循善誘人才趲到那有滋味處自然住不得故曰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以酧酢萬變處顏子亦見得此甚分明只是未能到此爾又卻趲逼他不得他亦大段用力不得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只是這一箇德非於崇德之外別有箇德之盛也做來做去做到徹處便是廣

○仲愚問默識心融如何曰說箇融字最好如消融相似融如雪在陽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在肚裏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能滋益體膚須是融化查滓便

下去。精英便充於體膚。故能肥潤。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語。他人聞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故發忠恕而已矣。又問是曾子平昔工夫至此乎。曰。也是他資質自別。一之

視其所以章

○問視其所以一章。所以是大綱目。看這一箇人是為善底人。是為惡底人。若是為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若是本意以為己事所當為。無所為而為之。乃為己。若以為可以求知於人而為之。則是其所從來處已不善了。若是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若是中心樂為善。自無厭倦之意。而有日進之益。若是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偽。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處。最是難事。亦必在己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察人如聖人也。曰。於樂處。

浙江圖書館

便是誠實為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是勉強做來。若以此觀人。亦須以此自觀。看自家為善。果是為己。果是樂否。先生又云看文字須學文振。每逐章挨近前去。文振此兩三夜說話。大故精細。看論語方到一篇。便如此。直卿云。先生說文振資質好。南升

○李仲實問視其所以者。善者為君子。惡者為小人。知其小人。不必論也。所由所安。亦以觀察君子之為善者爾。曰。譬如淘米。其糠與沙。其始也固淘去之矣。再三淘之。恐有未盡去之沙粃耳。人傑

◎問察其所安云。今人亦有做得不是底事。心却不安。又是如何。曰。此是良心終是微。私欲終是盛。微底須被他盛底勝將去。微底但有端倪。無力爭得出。正如孟子說非無萌蘗之生一段意。當良心與私欲交戰時。須是在我大段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

他只是殺賊一般一次殺不退只管殺殺數次時須被殺退了私欲一次勝他不得但教真箇知得他不好了立定脚根只管硬地自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因舉濂溪說果而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得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變問有何道理可助這箇果曰別無道理助得只是自著力戰退他明作

○問觀其所由集注言意之所從来如何曰如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意所從来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潰遂伐楚此則所為雖是而所由未是也銖

◎問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若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著力曰這也為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著恁地詳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說話便道聖人

不恁地。只略略看便了。這箇若不見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且如今從學。也有誠心来底。也有為利来底。又如今人讀書。也有誠心去讀底。也有為利讀底。其初也却好。漸漸自見得他心下不恁地。這須著知。且如要從師。須看得那人果是如何。又如委託人事。若是小小事。要付託人。尚可以隨其所長。交付與他。若是要成一件大事。如何不見得這人了方付與。如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若不真見這人是恁地。如何這事託得他。

問伊川云。視其所以。是觀人之大槩。若所由所安。也只兼善惡說。今集註只解向不好邊去。恐似無過中求有過。非聖人意。曰。這只是平心恁地看。看得十分是如此。若要長厚。便恁地包含。其初欲恕人。而終於自恕。少間漸漸將自己都沒理會了。都不知。若能於待人嚴。到得於自身

已也。會巖。問觀人之道。也有自善而入於惡。亦有事雖惡而心所存本好。曰。這箇也自可見。須是如此看。方見好底鐵定是好人。不好底鐵定是不好人。讀書不可不仔細。若不因公明其也不說到這裏。初間才看善惡便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便不是底。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二項人。不是到這裏便做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今按此轉語方答得上所疑集注分明。○賀孫

溫故而知新章

△溫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為溫故而不知新者設。不溫故。固是問斷了。若果無所得。雖溫得。亦不足以為人師。所以溫得又要知新。惟溫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為人師也。這語意在知新上。義剛

○問温故知新。曰。道理即這一箇道理。論孟所載。是這一箇道理。六經所載。也是這箇道理。但理會得了。時時温習。覺滋味深長。自有新得。温字對冷字。如一杯羮在此冷了。將去温來又好。南升

○温故而知新。此處知新是重。中庸温故而知新。乃是温故重。聖人言語自有意思。一箇這頭重。一箇那頭重。又曰。温故而不知新。一句只是一句了。夔孫

○温故知新。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人與說一箇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且如記問之學。記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去。記得九事。更說十事不出。所以不足為人師。明作

君子不器章

○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所以體無不具。人心原有這許多道理充足。若慣熟時。自然看要如何。無不周遍。子貢瑚璉。只是廟中可用。移去别處。便用不得。如原憲只是一箇喫菜根底人。邦有道出來也做一事不得。邦無道也不能撥亂反正。夷清惠和。亦只做得一件事。明作

○問君子不器之旨。曰。人心至靈。均具萬理。是以無所往而不知。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苟以學力充之。則無所施而不通。謂之不器可也。至於人之才具。分明是各局於氣稟。有能有不能。又問如何勉強得。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中庸言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處。正是此意。壯祖

○君子不器。君子是何等人。曰。此通上下而言。有一般對小人而

言底君子。便是小底君子。至如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斯可矣。便說大底。君子。便是聖人之次者。問不器是那箇君子。曰。此是成德全才之君子。不可一偏看他。問侯氏舉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如何。曰。不可小知。便是不可以一偏看他。他却擔負得遠大底。小人時。便也有一才一藝可取。故可小知。問子貢女器也。喚做不是君子得否。曰。子貢也是箇偏底。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問謝氏舉清和任也。只是器否。曰這是他成就得偏。却不是器。他本成就得来大。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一段。他自是大。只是成就得来偏。問諸先生多舉形而上形而下。如何說。曰。可見底是器。不可見底是道。理是道。物是器。因指面前火爐曰。此是器。然而可以向火。所以為人用。便是道。問謝氏以為顏閔有聖人之一體。未必

優於子夏子游子張。然而具體也。既謂之具體。又說不如三子。何也。曰。他意只道是顏子便都無許多事。如古人說無所長。既無所短。安有所長底意。他把來驅駕作文字。便語中有病。因問具體而微。曰。五峰說得牽強。看来只是比似孔子較小。今看顏子比孔子真箇小。幹

子貢問君子章

◎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曰。只為子貢多言。故告之如此。若道只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得。亦不是道理。聖人只說敏於事而謹於言。敏於行而訥於言。言顧行行顧言。何嘗教人不言。夔孫

△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了。可以說出来。却不要只做言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行將去。見得自家

所得底道理步步著實然後説出来却不是杜撰意度須還自家自本至末皆説得有著實處曰此一章説得好南升

君子周而不比章

○問周與比莫也相似否曰外面相似而裏面大差了如驕泰和同亦然故幾微之間不可不辨幹

◎問周而不比曰周者大而遍之謂比便小所謂兩兩相比君子之於人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這便是周小人之於人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這便是比君子之於人非是全無惡人處但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則一國享其治用一善人於天下則天下享其治於一邑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邑獲其安於一鄉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鄉受其安豈不是周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又云歐陽朋黨論説周武以三千為大朋

商紂億兆之人離心離德。又云。比周二字。於易中所言。又以比字為美。如九五顯比。取王用三驅失前禽之義。皆美也。如頑嚚不友。相與比周。又却是不好。卓

△比之與周。皆親厚之意。周則無所不愛。為諸侯則愛一國。為天子則愛天下。隨其親疏厚薄。無不是此愛。若比則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底。他却自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又云。集註謂普徧。是汎愛之意。偏黨。非特勢利。大槩君子心公而大。所以周普。小人心狹而常私。便親厚。也只親厚得一箇。明

○問比周。曰。且如一鄉之中。有箇惡人。我這裏若可除去。便須除去。却得這一鄉都安。此君子周而不比也。至如小人。於惡人。則喜其與己合。必須親愛之。到得無惡之人。每與己異。必思傷害之。此小人之比而不周也。武三思嘗言如何是善人。如何是惡

浙江圖書館

人與予合者是善人。與予不合者是惡人。賀孫

○問比周。曰周固是好。然而有一種人。是人無不周旋之。使所周之人皆善。固是好。萬一有箇不好底人。自家周旋他去。這人會去作無窮之害。此無他。只是要人之同己。所以為害。君子則不然。當親則親。當疎則疎而已。夔孫

學而不思章

○問論語言學字多不同。學而不思則罔。此學字似主於行而言。博學於文。此學字似主於知而言。曰學而不思則罔。此學也不是行。問學字義如何。曰學只是效。未能如此。便去效做。問恐行意較多否。曰只是未能如此。便去學做。如未識得這一箇理。便去講究。要識得。也是學。未識得這一箇書。便去讀。也是學。未曉得這一件事。去問人如何做。便也是學。問人。便是依這本子做

去。不問人。便不依本子。只鶻突杜撰做去。學是身去做。思只是默坐來思。問學是學其事。思是思其理否。曰。思只是思所學底事。學而不思。便都罔了。問思而不學。何以危殆。曰。硬將來拘縛捉住在這裏。便是危殆。只是杜撰恁地。不恁自然。便不安穩

○學是學其事。如讀書便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方得。且如做此事是學。然須思此事道理是如何。只恁下頭做。不思這事道理。則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却又不傍所做事上體察。則心終是不安穩。須是事與思互相發明 明作

○問不求諸心則昏而無得。不習其事則危而不安。如何。曰。思與學字相對說。學這事。便思這事。人說這事合恁地做。自家不曾思量這道理是合如何。則罔然而已。罔似今人說罔兩。既思得這事。若不去做這事。便不熟。則臬兀不安。如人學射。雖習得弓

箭裏許多模樣若不曾思量這箇是合如何也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何却不曾置得一張弓一隻箭向垛邊去射也如何得

○或問學而不思章引程子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五者廢學非學何也曰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效人做事亦學也孔子步亦步趨亦趨是效其所為才效其所為便有行意 銖

攻乎異端章

○或問攻乎異端曰攻者是講習之謂非攻擊之攻這處須看他如何是異端如何是正道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異端不止是楊墨佛老這箇是異端之大者

浙江圖書館

◎凡言異端不必攻者。皆是為異端游說反間。孟子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不必便能距楊墨。但能說距楊墨。亦是聖人之徒。淳

○問集註云。攻。專治之也。若為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便略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也是自家眼目高方得。若是恁地。則也柰他不何。如後來士大夫。末年皆流入佛氏者。緣是把自家底做淺底看。便沒意思了。所以流入他空寂玄妙之說去。燾

○問集註何以言佛而不言老。曰。老便只是楊氏。人嘗以孟子當時只闢楊墨。不闢老。不知闢楊便是闢老。如後世有隱遯長往而不來者。皆是老之流。他本不是學老。只是自執所見。與此相似。淳

浙江圖書館

○味道問只說釋氏。不說楊墨。如何。曰。楊墨為我兼愛。做出來也淡而不能惑人。只為釋氏最能惑人。初見他說出來。自有道理。從他說。愈深。愈是害人

○呂氏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慝。今惡乎異端而以力攻之。適足以自敝而已。說得甚好。但添得意思多了。不敢保是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分明只是以力攻之。理會他底來得。枉費力。便將已業都荒了。淳

由誨女知之章

○問知之為知之章。子路不應有以不知為知之病。曰。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是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為迂。故和那箇知處也不知耳。銖

○或問誨汝知之乎章。曰。惟伊川便說得盡。別人只說得一邊。知

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著，則是使人安於其所不知也。故程子又說出此意，其說方完。上不失於自欺，下不失於自畫。廣

子張學干祿章

○戴智老說干祿章，曰：多聞多見二字，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爲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聖人所以爲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皆欲求其多也。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爲學矣。時舉

△問干祿章聞見字義。曰：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聞亦屬自家言處，見亦屬自家做處。聞見當闕其疑殆，而又勿易言易行之。問：聞見因書得之，則又何別？曰：見古人說底話是聞，見古人做底事而欲學之是見。如舜之孝是也。然就克己復禮論之，

則看孔子所言是聞只自家欲循此而爲仁便是見此非本文大義然必欲區别聞見則然問此答干祿之語意類好色之對乎曰不干事孔子不教他干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欲抹殺了他干字若太王好貨好色等語便欲比之孔子便做病了便見聖賢之分處一之

○林叔恭問多聞如何闕疑多見如何闕殆曰若不多聞也無緣見得疑若不多見也無緣見得殆江西諸人纔聞得一說便把做了看有甚麽話更入不得亦如何有疑殆到他說此一章却云子張平日專務多聞多見故夫子告以闕疑是不欲其多聞多見此是甚說話且如一件事一人如此說自家也見未得須是大家都說出來這裏方見得果是如何這裏方可以將衆多之說相磨擦這裏方見得疑殆分明賀孫

○徐問學干祿章。曰。此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是處。故聞見須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能闕疑殆。則胡亂把不是底。也將來做是了。旣闕其疑殆。而又未能謹其餘。則必有尤悔。又問尤悔如何分。曰。尤莫是見尤於人否。曰。是。大凡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人旣有尤。自家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已必有悔。已旣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此只是各將較重處對說。又問祿在其中。只此便可以得祿否。曰。雖不求祿。若能無悔尤。此自有得祿道理。若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耕本求飽。豈是求餒。然耕却有水旱凶荒之虞。則有時而餒。學本為道。豈是求祿。然學旣寡尤悔。則自可以得祿。如言直在其中矣。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本不是直。然父子之道。却要如此。乃是直。凡言在其中矣者。道理皆如此。又問聖人不教人求祿。又曰祿在其中。如何。曰。聖人教人。

只是教人先謹言行。却把他那祿不做大事看。須是體量得輕重始得。

○問學干祿章。曰。這也是一說。然便是教人不要去求。如程先生說。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所動。是也。論語凡言在其中。皆是與那事相背。且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本不干直事。然直却在其中。耕本是得食。然有水旱凶荒。則有餒在其中。切問近思。本只是講學。不是求仁底事。然做得精。則仁亦在其中。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是切己去做方是求仁底事此皆是教人只從這一路做去。且莫管那一邊。然做得這一邊。則那一邊自在其中也。又曰。惟是那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一章。說得最反覆周全。如云。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了。中央又分兩脚。說學也祿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又似教人謀道以求食底意思。下

面却說憂道不憂貧、便和根斬了。燾

哀公問何為則民服章

○舉直錯枉。集註謂大居敬而貴窮理。曰、若不居敬、如何窮理。不窮理、如何識人。為舉直錯枉之本。又曰、人最要見得是與不是。方有下手處。如今人都不見得是非。分別不出。又曰、須是居敬窮理。自做工夫、方能照得人破。若心不在焉、則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以枉為直、以直為枉矣。明作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問使民敬忠以勸。曰、莊只是一箇字。上能端莊、則下便尊敬。至於孝慈則是兩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如此人方忠於己。舉善而教不能。若善者舉之、不善者便去之、誅之罰之、則民不解便勸。惟是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便是文

字難看、如這樣處、當初只是大槩看了便休、而今思之、方知集註說得未盡。義剛

○問康子之意、必要使民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己所當為而民自應者、方其端莊、孝慈、舉善教不能、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為、做得自己工夫、則民不期然而然者、曰、也是如此

或謂子奚不為政章

◎問施於有政、是使一家人皆孝友否、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政、一家之事也、直不止是使之皆孝友耳、然孝友為之本也、一之

○問此夫子難以不仕之意告或人、故托以告之、然使夫子得時得位、其為政之本、也只就人倫上做將去、曰、文振看文義看得好、更宜涵泳。南升

浙江圖書館

人而無信章

○問先生但謂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而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行。何也。曰。人若無信。則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曰。此與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曰。然。廣

子張問十世可知章

○周問三代所因者不易。而所損益可知。如何。曰。此所謂不易也。變易也。三綱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至於變易之時與其人。雖不可知。而其勢必變易可知也。蓋有餘必損。不及必益。雖百世之遠可知也。猶寒極生煖。煖甚生寒。雖不可知。其勢必如此。可知也。銖

◎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底。故隨

時更變。壽

○忠質文。忠只是樸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及於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 僩

○或問忠與質異處。曰。此如人家初做得箇家計成。人雖有許多動用。其誠意直是質實。到做得家計成。次第便有動用器使。其初務純朴。不甚浮華。及其漸久。用度日侈。駸駸然日趨於文而不容自已。其勢然也 子蒙

○行夫問三統。曰。諸儒之說爲無據。其看只是當天地肇判之初。天始開。當子位。故以子爲天正。其次地始闢。當丑位。故以丑爲地正。惟人最後方生。當寅位。故以寅爲人正。即邵康節十二會

之說。當寅位。則有所謂開物。當戌位。則有所謂閉物。閉物。便是天地之間都無了。看他說便須天地翻轉數十萬年。

○問天統地統人統之別。曰。子是一陽初動時。故謂之天統。丑是二陽。故謂之地統。寅是三陽。故謂之人統。因舉康節元會運世之說。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一元有十二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一會有三十運。三百六十年為一運。一運有十二世。以小推大。以大推小。箇箇一般。謂歲月日時皆相配合也。如第一會第二會時。尚未生人物。想得地也未硬在。第三會謂之開物。人物方生。此時屬寅。到得戌時。謂之閉物。乃人消物盡之時也。大率是半明半晦。有五六萬年好。有五六萬年不好。如晝夜相似。到得一元盡時。天地又是一番開闢。問先生詩云。前推更無始。後際那有終。如何。曰。惟其終而復始。所以無窮也。燾

浙江圖書館

○叔蒙問十世所因損益。曰。綱常千萬年磨滅不得。只是盛衰消長之勢。自不可已。盛了又衰。衰了又盛。其勢如此。聖人出来。亦只是就這上損其餘。益其不足。聖人做得来自是恰好。不到有悔憾處。三代以下。做来不恰好。定有悔憾。雖做得不盡善。要亦是損益前人底。雖是人謀。要大勢不得不出此。但這綱常。自要壞滅不得。世間自是有父子。有上下。羔羊跪乳。便有父子。螻蟻統屬。便有君臣。或居先。或居後。便有兄弟。犬馬牛羊。成羣連隊。便有朋友。始皇爲父。胡亥爲子。扶蘇爲兄。胡亥爲弟。這箇也泯滅不得。器之問三代損益。如衣服器用制度損益。却不妨。如正朔是天時之常。却要改。如何。曰。一番新民觀聽。合如此。如新知縣到任。便變易號令一番。住持入院。改換行者名次相似。寓

○此一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者。亦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

如秦之繼周。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只是安頓得不好爾。聖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者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間雖寒暑不能無繆戾。然四時之運。終改不得也。康節詩云。千世萬世。中原有人。正與此意合。時舉

○致道問夫子繼周而作。則忠質損益之宜如何。曰。孔子有作。則併將前代忠質而為之損益。却不似商。只損益得夏。周只損益得二代。又問孔子監前代而損益之。及其終也。能無弊否。曰。惡能無弊。賀孫

◎問其所闕者宜益。其所多者宜損。固事勢之必然。但聖人於此。處得恰好。其他人則損益過差了。曰。聖人便措置一一中理。如周末文極盛。故秦興必降殺了。周恁地柔弱。故秦必變為強戾。

周恃地纖悉周緻。故秦興一向簡易無情。直情徑行。皆事勢之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既恃地暴虐。漢興定是寬大。故云獨沛公素寬大長者。秦既鑒封建之弊。改為郡縣。雖其宗族。一齊削弱。至漢遂大封同姓。莫不過制。賈誼已慮其害。晁錯遂削一番。主父偃遂以誼之說施之武帝。諸侯王只管削弱。自武帝以下。直至魏末。無非剗削宗室。至此可謂極矣。晉武起盡用宗室。皆是因其事勢。不得不然。賀孫問本朝大勢是如何。曰。本朝監五代藩鎮兵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都收了。然州郡一齊困弱。靖康之禍。寇盜所過。莫不潰散。亦是失斟酌所致。又如熙寧變法。亦是當苟且惰弛之餘。勢有不容已者。但變之自不中道。賀孫

△先生謂繼周百世可知。諸公看繼周者是秦。果如夫子之言否。皆對以為秦不能繼周。故所因所革皆不可考。曰。若說秦不能

繼周。則夫子之言不是始得。夫子分明說百世可知。看秦將先王之法一切掃除了。然而所謂三綱五常。這箇不曾泯滅得。如尊君卑臣。損周室君弱臣强之弊。這自是有君臣之禮。如立法。說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皆有禁之類。這自是有父子兄弟夫婦之禮。天地之常經。自商繼夏周繼商秦繼周以後。皆變這箇不得。秦之所謂損益。亦見得周末許多煩文縟禮如此。故直要損其太過。益其欠處。只是損益得太甚。然亦是事勢合到這裏。要做箇直截世界。做箇沒人情底所為。你才犯我法便死。更不有許多勞勞攘攘。如議親議賢議能議功之類。皆不消如此。只是白直做去。他亦只為苟簡自便計。到得漢興。雖未盡變亡秦之政。如高文之寬仁恭儉。皆是因秦之苛刻驕侈而損益其意也。大綱恁地寬厚。到後便易得廢弛。便有强臣簒奪之禍。故光

武起來。又損益前後之制。事權歸上。而激厲士大夫以廉恥。賀孫

非其鬼而祭之章

○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甚麼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曰亦是。問祭旁親遠族不當祭。若無後者。則如之何。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為他祭。自古無後者合當祭於宗子之家。今何處討宗子。看古禮今無存者。要一一行之也難。賀孫

○問非其鬼而祭之。尋常人家所當祭者只是祖先否。曰。然。又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為僭。況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都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竈。户竈亦可祭也。又問中霤之義如何。曰。古人

穴居。當土室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霤。而今人以中堂名曰中霤者，所以存古之義也。又云，中霤亦土地之神之類。五祀皆室神也。壽

○子善問見義不為無勇。這亦不為無所見，但為之不力，所以為無勇也。曰，固是見得是義而為之不力。然也是先時見得未分明。若已見得分明，則行之自有力。這般處著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為上看，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為。若從源頭上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為之不力。賀孫

四書朱子語類卷七

不為上者周見得知入而不能為若從源頭上看下來乃是知明者已見得分明則行入自有力讀數處着兩下近看見義無勇也曰固未見得是義而為以求之然方未先得見得未分

○子善問見義不為無勇宜亦不為無所見何為人知也所以為

空神也讀

中靈者所以存古人義也人心中靈亦其為人身人體五府次居當土室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人中靈居令人以中堂名也

四書朱子語類卷八

論語三

八佾篇

孔子謂季氏章

○子升問集註兩說不同。曰。如今亦未見聖人之言端的是如何。如後說之意。亦自當存。葢只此便是天理發處。聖人言語。固是旨意歸一。後人看得有未端的處。大率意義長者錄在前。有當知而未甚穩者錄在後。如放於利而行多怨。或者又說求利而不得。則自多怨天尤人。此意亦自是。但以意旨觀之。人怨之說為分曉。故只從一說。木之

三家者以雍徹章

○問三家者以雍徹。曰。這箇自是不當用。更無可疑。問是成王賜

浙江圖書館

周公。曰。便是成王賜周公。也是成王不是。若武王賜之。也是武王不是。公道是成王賜。便不敢道不是了。雍詩自是武王之樂。餘人自是用他不得。成王已自用不得了。何況更用之於他人。

卓

人而不仁如禮何章

○或問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曰。如禮樂何。謂其不柰禮樂何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譬如不善操舟。必不柰一舟何。不善乘馬。必不柰一馬何。又問禮樂是玉帛鍾鼓之文否。曰。看其文勢。却是說玉帛鍾鼓之禮樂也。人傑

○問人而不仁如禮樂何。據李氏之說。則指在外之禮樂言之。如

玉帛鍾鼓之類。程先生所謂無序而不和。却是主在内者言之如何。曰。兩說只是一意。緣在我者無序而不和。故在外之禮樂亦不為我用。又問仁義禮智。皆正理也。而程子獨以仁為天下之正理。如何。曰。便是程子之說有太寬處。此只是且恁寬說。曰。是以其專言者言之否。曰。也是如此。廣

林放問禮之本章

○問喪與其易也寧戚。注易為治。何也。曰。古人做物滑淨無些礙處。便是易。在禮只是太滑熟了。生固無誠實。人纔太滑熟。亦便少誠實。曰。夫子何故只以儉戚荅禮之本。曰。初頭只是如此。未有後來許多文飾。文飾都是後來事。喪初頭只是戚。禮初頭只是儉。當初亦未有那儉。儉是對後來奢而言之。蓋追說耳。如堯土階三尺。當初只是恁地。不是為儉。後來人稱為儉耳。東坡說

忠質文。謂當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爲質。孔子曰從先進。周雖尚文。初頭尚自有些質在。曰三綱五常亦禮之本否。曰。初頭亦只有箇意耳。如君臣。亦只是箇誠敬而已。未有許多事。淳

△問林放問禮之本一章。其看來奢易是務飾於外。儉質是由中。曰。也如此說不得。天下事那一件不由心做。但儉戚底發未盡在。奢易底發過去了。然都由心發。譬之於花。只是一箇花心。卻有開而未全開底。有開而將離披底。那儉質底便猶花之未全開。奢易底便猶花之離披者。且如人之居喪。其初豈無此哀心。外面裝點得來過當。便埋沒了那哀心。人之行禮。其初豈無些恭敬之心。亦緣他裝點得來過當。便埋沒了那恭敬之心。而今人初以書相與。莫不有恭敬之心。後來行得禮數重複。使人厭

頻那恭敬之心便埋沒了。或問易字。集注引孟子易其田疇之易。是習熟而平易之意否。曰。易只是習得来熟。似歡喜去做。做得来手輕足快。都無那惻怛不忍底意思。因舉檀弓喪事欲其縱縱耳。與曲禮喪事先遠日。皆是存惻怛不忘之意也。燾

○問林放問禮之本。夫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皆未為合禮。然質乃禮之本。過於文。則去本已遠。且禮之始。本諸飲食。汙樽而杯飲。蕢桴而土鼓。豈不是儉。今若一向奢而文。則去本已遠。故寧儉而質。喪主乎哀戚。故立衰麻哭踊之數以節之。今若一向治其禮文。而無哀戚之意。則去本已遠。故寧戚而質。乃禮之本。曰。也只是如此。南升

季氏旅於泰山章

○問季氏旅於太山一段。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山川。只

浙江圖書館

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因舉太子申生秦將祀予事。時舉

巧笑倩兮章

○因論起予者商回非助我等處。云聖人豈必待二子之言。而後有所啓發耶。然聖人胸中。雖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終是無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柄

夏禮吾能言之章

○或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得。僩

○問夏禮吾能言之章。以中庸參看。殷猶可考。夏之文獻不足尤甚。曰。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觀。春秋所書。初稱侯。已而稱伯。

浙江圖書館

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之也。如滕國亦小。隱十一年來朝書侯。桓二年來朝書子。解者以為桓公弒君之賊。滕不合朝之。故貶稱子。某嘗疑之。以為自此以後。一向書子。使聖人實惡其黨惡來朝之罪。則當止貶其一身。其子孫何罪。一例貶之。豈所謂惡惡止其身耶。後來因沙隨云。滕國至小。其朝覲貢賦。不足以附諸侯之大國。故甘心自降為子。子孫一向微弱。故終春秋之世常稱子。聖人因其實而書之耳。故鄭子產嘗爭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即其事也。春秋之世。朝覲往來。其禮極繁。大國務吞并。猶可以辨。小國侵削之餘。何從而辨之。其自降為子。而一切從省者。亦何足怪。若謂聖人貶人。則當時大國。滅典禮。叛君父。務吞并者。

浙江圖書館

嘗書公書侯，不貶此，而獨責備於不能自存之小國，何聖人畀强陵弱，尊大抑小，其心不公之甚。故今解春秋者，其不敢信，正以此耳。胡泳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仁父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集注有兩意。曰，這其實也只説既灌而往不足觀。若不王不禘，而今自著恁地説將来。其實這一句，只説灌以後不足觀。又云，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這盥自與灌不同。灌是以秬鬯之酒灌地以降神。這盥只是洗手。凡祭祀數數盥手，一拜則掌拊地，便又著洗。伊川云，人君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其看觀卦意思不是如此。觀義自說聖人至德出治，天下自然而化，更不待用力，而下莫不觀感而化。

故取義於盥。意謂積誠之至。但是盥滌。而不待乎薦享。有孚已
自顒若。故曰下觀而化也。蔡季通因云。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
其理也。下觀而化。述其德也。賀孫

○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蓋人於近親曾奉養
他底。則誠易感格。如思其居處言笑。此尚易感。若太遠者。自非
極其至誠。不足以格之。所以難下語荅他。此等處極要理會。在
論語中為大節目。又曰。聖人制祭祀之意深遠。非常人所能知。
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元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
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得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此是法
當如此。然聖人之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自出之帝。以始祖配
之。然已自無廟。只是祔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
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薄俗粗淺之人。他誠意

如何得到這裏。不是大段見得義理分明底。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則其人見得義理儘高。以之觀他事。自然沛然。所以治天下不難也。明作

○仁父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難。如何。曰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這鬼神生死之理。却怕上蔡見得。看他說吾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說得有道理。如說非其鬼而祭之一段。亦說得好。賀孫

○問知禘之說。何故治天下便易。曰。禘。諸公說得也多頭項。而今

也。見不得。集注中且依約如此說。或問以魯人僭。故孔子不說否。曰。也未必是如此。不知只是不敢知。或曰。只是知得報本否。曰。亦不專是如此。中庸明乎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亦如此說。蓋禘是箇大祭。那裏有君臣之義。有父子之親。知得則大處是了。便也自易。曰。恐此只是既知得報本。又知得名分。又知得誠意否。曰。是。此處游氏說得好。祭統中說祭有十倫亦甚好。子細看。方知得不是空言。淳

祭如在章

○問祭如在。人子固是盡誠以祭。不知真可使祖宗感格否。曰。上蔡言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這裏盡其誠敬。祖宗之氣。便在這裏。只是一箇根苗來。如樹已枯朽。邊傍新根。即接續這正氣來。寓

浙江圖書館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是弟子平時見孔子祭祖先及祭外神之時致其孝敬以交鬼神也孔子當祭祖先之時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以竭盡其孝心以祀之也祭外神謂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雖神明若有若亡聖人但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吾不與祭如不祭孔子自謂當祭之時或有故而使人攝之禮雖不廢然不得自盡其誠敬終是不滿于心也范氏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蓋神明不可見惟是此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皆在於此心之誠與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南升

與其媚於奥章

○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己。故有媚奧與媚竈之言。彼亦須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子曰不然者。謂媚奧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于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南升

○周問獲罪於天。集註曰。天即理也。此指獲罪於蒼蒼之天耶。抑得罪於此理也。曰。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故曰。其體即謂之天。其主宰即謂之帝。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雖是理如此。亦須是上面有

浙江圖書館

箇道理教如此始得。但非如道家說。真有個三清大帝。著衣服如此坐耳。銖

△或問竈陘。曰。想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義剛

○問五祀皆設主而祭于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奥。曰。譬如祭竈。初設主於竈陘。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奥以成禮。凡五祀皆然。但亦有不可曉者。若被人問第二句。便曉未得。問以何人為尸。便曉不得。五祀各有主。未祭及祭畢。不知於何處藏。是無所考也。賀孫

周監於二代章

○周公制成周一代之典。乃是夏商之禮而損益之。故三代之禮其實則一。但至周而文為大備。故孔子美其文而從之。南升

◎問吾從周。曰。孔子為政。自是從周處多。蓋法令自略而日入於

浙江圖書館

詳詳者以其弊之多也既詳則不可復略今法令明備猶多姦
究豈可更略略則姦究愈滋矣僴

子入太廟章

○子入太廟每事問宗廟朝廷重事自用謹雖知亦問曰是當然必有差失處每常思量行事所以錯處多是有忽之之心且如使人做一事丁寧諄復其中已有意以為易曉而忽之不嚮者少間事之差處都由那忽處生僴

射不主皮章

◎或問射不主皮是絕不取於貫革曰先王設射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豈不願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之類皆是要得透豈固以不主皮為貴而但欲略中而已蓋鄉射之時是習禮容然習禮容之人未必皆勇敢之夫若

以貫革為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持了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責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為力不同科也。時舉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或問論語數段。曰。依文解義。只消如此說。只是更要看他聖人大底意思。且如邃間公說愛禮存羊一段。須見得聖人意思大。常人只是屑屑惜那小費。聖人之心。却將那小費不當事。所惜者是禮。他所存者大。更看得這般意思出方有益。自家意思方寬展。方有箇活動長進處。僩

△居父問餼羊。注云特羊。曰。乃專特之特。非牛也。特牲用特。皆是特用一牛。非犄特為牛也。賀孫

君使臣以禮章

浙江圖書館

○或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講者有以先儒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為非者。其言曰。君使臣不以禮。則臣可以事君而不忠乎。君使臣不以禮。臣則有去而已矣。事之不以忠。非人臣之所宜為也。先生曰。此說甚好。然只說得一邊。尹氏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亦有警君之意。亦不專主人臣而言也。如孟子言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此豈孟子教人臣如此哉。正以警其君之不以禮遇臣下爾。為君當知為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為臣當盡為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去僞

關雎樂而不淫章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此言作詩之人樂不淫。哀不傷

也。因問此詩是何人作。曰。恐是宮中人作。蓋宮中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未得則哀。既得則樂。然當哀而哀。而亦止於輾轉反側。則哀不過其則。當樂而樂。而亦止於鍾鼓琴瑟。則樂不過其則。此其情性之正也。銖

○問關雎之詩。得情性之正如此。學者須是玩其辭。審其音。而後知之。曰。只玩其辭便見得。若審其音也難。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亂者。樂之卒章也。故楚辭有亂曰是也。前面須更有。但今不可考耳。南升

○問審其音如何。曰。辭氣音節。亦得其正。如人傳嵇康作廣陵散操。當魏末晉初。其怒晉欲奪魏。慢了商弦。令與宮弦相似。宮為君商為臣。是臣陵君之象。其聲憤怒躁急。如人鬧相似。便可見音節也。銖

浙江圖書館

哀公問宰我章

○問古者各樹其所宜之木以為社不知以木造主還便以樹為主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問不知周禮載社主是如何曰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絹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魂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造主何所藏之古者惟喪國之社屋之賀孫

○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駟不及舌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蓋欲使謹於言耳木之

管仲之器小哉章

◎林聞一問度量褊淺規模卑狹只是一意否曰某當時下此兩句便是有意因令坐間朋友各說其意叔重云度量褊淺言容

納不得也。管仲志於功利，功利粗成，心已滿足，此便器小處。蓋不是從反身修德上做來，故規模卑狹，奢而犯禮，器小可知。器大則自知禮矣。時舉云：管仲以正天下正諸侯為莫大之功，却不知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底事，更大於此，此所以為小也。先生曰：必兼其上面兩句，方見得它器小。蓋奢而犯禮，便是它裏面著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為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伯，以為王者兼有天下，伯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于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惟其摟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為之，欲其功盡歸于己，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伯，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為功利之心，而

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或云。王伯之分固是如此。然邵康節多說皇王帝伯之道。不知皇帝與王。又有何異同。是時使之然耶。曰。此亦是其德有厚有薄。皇與帝終是自然。然黃帝亦曾用兵戰鬬。亦不是全然無所作為也。時舉

◎問管仲之器小哉。器莫只是以資質言之否。曰。然。若以學問充滿之。則小須可大。曰。固是。曰。先生謂其度量褊淺規模卑狹。此二句盡得器小之義否。曰。前日亦要改度量作識量。蓋才說度量。便只去寬大處看了。人只緣見識小。故器量小。後又思量亦不須改。度量是言其資質。規模是言其所為。惟其器小。故所為亦展拓不開。只欲去後面添說。所以如此者。只緣不知學以充

之之意管仲只緣器量小故才做得他這些功業便包括不住遂至於奢與犯禮奢與犯禮便是那器小底影子若是器大者自然不至如此看有甚功業處之如無胡文定春秋專卻只以軾轅濤塗一事為器小此太拘泥因言管仲相威公以伐楚只去問他包茅昭王不返二事便見他只得如此休據楚當時憑陵中夏僭號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蓋才說著此事楚決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只尋此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及些小不供貢事去問想它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他稍稍退聽便收殺了此亦是器小之故才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廣

○問管仲小器曰只為他本領淺只做得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揚雄說得極好大器其猶規矩準繩無施不可管仲器小只做得這一件事及三歸反坫等事用處皆小上蔡說得來太小

如曰則其得君而專政夫豈以天下為心哉不過濟耳目之欲而已管仲又豈止如此若如此又豈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大凡自正心誠意以及乎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只隨資禀去做管仲資禀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来不是自聖賢門户来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理中流出使高祖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尚未可知問使二君與桓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出其下曰桓公精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一作踈淺已自甚快但管仲作内政盡從脚底做出所以獨盛於諸侯漢高從初起至入秦只是虜掠将去與項羽何異但寛大不甚殺人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寛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

如此。則天下便叛而去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時只有這一處服得人。又曰。漢唐與秦晉之時不同。漢唐甚倉猝。又問謝氏却言子雲之說不然。曰。他緣是快。只認得量淺底意思。便說將去。無所往而不利。無所遷而不通。無所為而不成。無所受而不可。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之大器即此便是。如上蔡只認得箇富貴不能淫。驤

子語魯太師樂章

○問始作翕如也。謂樂之初作。五聲六律合同而奏。故曰翕如。從者。放也。然聲音發揚出來。清濁高下相濟而和。既是清濁高下相濟而和了。就中又各有條理。皦然而明。不相侵奪。既有倫理。

故其聲相連續，而遂終其奏。言自始至終，皆條理如此。曰，此亦是據夫子所說如此。古樂既亡，無可考處。但是五聲六律，翕然同奏了，其聲音又純然而和，更無一聲參差。若有一聲參差，便不成樂。且如一宮只得七聲。若黃鍾一宮，合得姑洗等七聲。或少一聲也不得，多一聲也不得。南升

儀封人請見章

○問古人相見皆有將命之詞，而論語獨載儀封人之說。及出，便說二三子何患於喪乎。是他如何便見得。曰，其嘗謂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這也見得儀封人高處。據他謂君子之至於斯，吾未嘗不得見。他大段見得好人多。所以一見之頃，便見得聖人出。大抵當周之末，尚多有賢人君子在。故人得而見之。至之云，到孟子時，事體又別。如公都子告子

萬章之徒，尚不知孟子，況其他乎。曰，然。道夫

子謂韶盡美矣章

○子善問韶盡美矣一章。曰，後世所謂文武之舞，亦是就韶武舞變出來。韶舞不過是象那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天下恁地和平底意思。武舞不過象當時伐商底意思。觀此二箇意思，自是有優劣。但若論其時，則當時聚一團惡人為天下害，不能消散。武王只得去伐。若使文王待得到武王時，他那舊習又不消散，文王也只得伐。舜到這裏也著伐。但恐舜文德盛，其徒或自相叛以歸之，亦未可知。但武王之時，只得如此做。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性自是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來。其實只是稟資略有些子不相似處耳。恪

○韶與武今皆不可考。但書所謂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

九叙惟歌戒之用休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也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樂是也看得此歌本是下之人作歌不知當時如何取之以為樂却以此勸在下之人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得蓋是象伐紂之事其所謂北出者乃是自南而北伐紂也看得樂氣象便不恁地和韶樂只是和而已故武所以未盡善又云樂聲也易得亡失如唐太宗破陣樂今已不可考矣南升

○問善者美之實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如舜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與武王仗大義以救民此其功都一般不爭多只是德處武王便不同曰未盡善亦是征伐處未滿意否曰善只說德是武王身上事不干征伐事曰是就武王反之處看否曰是謝教曰必竟揖遜與征伐也自是不同征伐是箇不得已曰亦在其中然不專就此說淳曰既征伐底是了何故又有不得已意曰征

伐底固是必竟莫如此也又所以孔子再三誦文王至德其音亦可見矣樂便是聖人影子這處未盡善便是那裏有未滿處淳

○問子謂韶盡美矣章引程氏曰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使舜遇湯武之時不知如何曰只怕舜德盛人自歸之若是大段負固不得已也須征伐如伐苗是也又問舜性之湯武反之地位亦自不同曰舜之德如此又撞著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撞著不好時節銖

●湯武之征伐只知一意惻怛救民而已不知其他僩

◎問武未盡善曰若不見得他性之反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雖非後學所敢議然使細讀其書恐亦不待聞樂而知

之也。請問。曰。以書觀之。湯必竟反之工夫極細密。但以仲氏稱湯處觀之。如以禮制心。以義制事等語。又自謂有慚德。覺見不是。往往自此益去加功。如武王大故疎。其數紂之罪。辭氣暴厲。如湯便都不如此。賜

居上不寬章

○居上而不寬。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以為觀者矣。蓋寬也。敬也。哀也。所謂本也。其本既亡。則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擗踊哭泣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能敬能哀了。却就它這寬敬哀中。去考量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縱其他有是處。皆不在論量之限矣。如醋須是酸。方就它酸之中。看那箇釅那箇淡。若只似水相似。更論量箇甚麼。無可說矣。僩

浙江圖書館

四書朱子語類卷八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乙 登記號：000620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